

ANIMAL ERA

動物時代

人與動物的共生演繹

1935——2018



第二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劇作集

是什麼魔力，讓多少現代人熬夜追劇？即使隔天上班睡眠惺忪，睡不飽覺，也要在第一時間守在電視螢光幕前，追到最後一集。

不管是電影、電視劇或是舞台劇，隨著戲劇事件的堆疊，腳色之間彼此愛恨衝突，滿滿的戲劇張力有時不免讓觀眾陷入編劇所佈局的深沉哀傷裡，即使，我們都知道，那只是一齣戲！

我以為，一個好看的故事，是戲劇作品成功的要素之一，劇作家也應當是一個善於說故事的人，因此臺文館的「少年說書人」改編營隊和「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應運而生，雖然招收不同年齡對象，但同樣都是採用戲劇形式，把臺灣文學作品中的小說或散文進行改編，化成腳色，走上舞台，呈現在觀眾面前。

但故事如何說起，聚焦在哪個腳色，對白如何撰寫，獨白又可以怎麼處理，要怎麼選定文本，在劇場空間裡面，這一切是否可行，都是踏上劇本寫作這條道路的必然功課，劇作家從最初的想法

像，到演員實際在舞台上搬演、讀劇，可能又因為實際「呈現」而有所反饋，並因此進行調整，最終，劇作家進行了劇本修飾和相關必要的調整，而完成了改編劇本。

為此臺文館及衛武營進行合作，善用兩館不同資源，共同培植編劇新秀，為期三年的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從兩梯次的課程與練習，到二個月左右的師徒指導實際劇本改編，再交由經驗豐富的劇場演員排練與讀劇，成為一套完整的研習脈絡。雖然實際改編只有短短的6分鐘，但表現不俗，時而詼諧，時而催淚，每個編劇都有不同的關照角度，也許下一個文學劇本改編新星就藏在其中。

耿一偉、詹傑、鄭芳婷、陳彥廷、許孟霖、林孟寰等名師的「師徒指導」，是這個工作坊的一大亮點，第二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配合「動物文學特展」挑選了十篇動物文學文本，21篇學員的作品終於以電子書的方式呈現在各位的眼前，期待這些作品未來可以持續發酵，除了供各級教師們未來可以作為教材及運用，或許可以作為認識動物文學作品的另一個窗口。

從文學原著到戲劇改編，會有多大的距離？故事裡的各種「動物」主角，在劇場中的表演又會是怎樣的挑戰？改編時，又遇到甚麼樣的難題，也許對文學的熱情以及改編技巧的精進和學習，可以縮短這樣的距離。

再次相遇，依然是那樣的美好，
而且更深刻的留下了什麼……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藝術總監 簡文彬

二〇二二年暑假，衛武營與國立臺灣文學館再次共築第二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有了第一年的經驗與累積，第二年更具有規劃與脈絡，原班的堅強師資陣容，攜手學員們展開全新的書寫旅程。

第二屆的學員組成背景與第一屆略有不同，來了許多具有劇場經驗的學員們，造就出截然不同的劇本的特色與風貌，這也正是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最有趣的地方，隨著每一屆學員的組成背景與文本主題不同，創造出獨特的共享成果。

第一屆的《別緻時代》於二〇二二年年月上旬出版，二〇二二年年下旬衛武營便將其運用於劇場藝術體驗教育計畫「讀劇課程」與「教師讀劇體驗工作坊」之中。集短篇、真誠之作，每一篇文本背後，所賦予之意義與文學重量，在每次的實際運用上，都磨擦出絢爛的火花與多元的想像。

《別緻時代》的出版，給予了教學現場偌大的可能性，也實踐了兩館以臺灣文學作為劇本創作的初衷。

今年，即將出版第二屆的《動物時代》，無論是在角色設定或是敘述視角，都多了一份童趣與想像，相信這將會是一本超展開的短篇劇本集，期待在教學現場創造出各式多元有趣的表現。

感謝國立臺灣文學館的夥伴們、用心陪伴學員的老師們，以及與我們共同完成劇本集的學員們。期待《動物時代》劇本集散播在各處的教學現場，陪伴老師與青少年們共度戲劇的歡樂時光！

從二〇二一年開始，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與臺灣文學館合作的文學劇本改編三年計畫，希望為國高中的戲劇教學現場，提供以臺灣文學作為主體的劇本片段。第一屆工作坊在設計時，參考了不少國外出版的青少年戲劇，發現他們考慮到課堂現場的特殊性，大多以獨白或兩人對話的劇本片段為主。當工作坊成果以《別緻時代——演繹跨世代性別聲響》為名出版時，內容也集中在獨白與兩人對話這兩種形式上。

第二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決定以「動物」為主題，這時課程設計，以及劇本寫作方向都有所不同。關鍵不再是獨白或對話，而是以動物為角色的想像世界。讀者可以在這本劇本集中發現，存在各式各樣的劇本格式，有些甚至沒有傳統的角色名稱，只有一段類似敘述文字的新文本（new writing）。這說明了，在教學的表演現場，動物主題的多樣性，會打開表演形式的可能性，比如可能會用到面具、偶、物件甚至投影。

劇場是一種集體想像的創作形式，劇本中具有的空隙，提供了青少年主動詮釋的創造力，其樂趣來自互動中的直接身體表現。希望這個劇本集，能協助數位原住民，找回流竄在身體與想像力之間的創造性能量。

前言

尋找下一個文學劇本改編新星	林中力	0
再次相遇，依然是那樣的美好，而且更深刻的留下了		0
什麼…… 簡文彬		0
找回身體與想像力的創造性能量	耿一偉	6

1935

——呂赫若〈牛車〉

——日殖社會的農村悲歌

老牛之聲	林信宇	0
牛車	黃上航	3
牛車	劉允鉉	0

1942

——楊逵〈鵝媽媽出嫁〉

——皇民化時期的階級悲歌

共存共榮的代價	劉和純	0
兄弟	劉紘昕	5

1979

——徐仁修《家在九芎林》〈頑童與石虎〉

——人與石虎的鄉野衝突

虎疫	陳思文	0
----	-----	---

1991

——劉克襄《風鳥皮諾查》

——自由勇敢的風鳥傳奇

再次起飛	邱湘茵	0
如風之鳥	凌士哲	8

1997 — 林宜濤〈惡魚〉

——真假新聞的社會覺醒

鱷魚 何逸嫩

惡魚 張育瀚

鱷魚的夢 黃文毓

1 0 0
1 9 9
0 7 0

1997 — 廖鴻基〈黑與白——虎鯨〉

——海域探究的波折與鯨奇

築夢虎鯨 康筠翎

1
2
0

1998 — 亞榮隆·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

——萬物共生的獵人哲學

老鷹的兒子 李玟伶

回家 賴妍延

1 1
3 2
7 8

2005 — 朱天心《獵人們》〈貓天使〉

——人貓共存的處境縮影

貓起來愛 歐陽格格

情書 蘇欣華

1 1
5 4
6 8

2010 — 里慕伊·阿紀《山櫻花的故鄉》

——原民移居的精神探索

女兒心嚮 邱奕潔

山櫻花的故鄉 蔡憶琦

1 1
7 6
4 6

1935

〈牛車〉

呂赫若

〈牛車〉為呂赫若於1935年在日本《文學評論》發表的首篇作品，1936年被選入《朝鮮臺灣短篇集——山靈》，是日治時期第一批被介紹到中國的臺灣小說。文中描寫1930年代的臺灣農村，牛車已被現代化工具所取代，主角夫婦楊添丁、阿梅因無法再以「牛車運輸」維生而難求溫飽，最終落得男盜女娼、道德解體的窘境。以「牛車」為喻，說的是社會變遷與經濟困頓下「家」的崩離。透過小人物的悲劇來反思現代化的本質，是日治時期許多臺灣作家藉以批判資本家與統治者的根據。

2018
— 洪明道《等路》〈等鷺〉

——鷺與路的抉擇與祝福

送蛙禮物 陳柏亨

我有看到你的烏仔腳 陳盈達

等。路 陳嘉禎

後記——文選本事 陳昱成

與文學親近之地——國立臺灣文學館

眾人的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2	2	2	2	1	1
2	2	2	1	9	8
3	2	1	3	7	2

改編構想

本劇跳脫原本〈牛車〉的時空背景，來到九〇年代的廣播劇場現場，一群廣播劇演員被導演要求除了要獻聲以外還要還原實際表演動作，除了原本劇中的添丁、阿梅、木春、阿城外，新增了一位廣播電台的主持人老劉，本劇從廣播劇直播開始，演員們搬演著〈牛車〉，到劇本的中段，才慢慢揭露這群廣播劇演員私底下的關係，看似風平浪靜的劇組，其實隱含了許多的不滿與權力關係。

劇本內容

左上舞台為一棟破舊老房子的客廳，有一張四方木頭桌、椅條（*chair*）沒有太多家具，緊鄰著飯廳大灶，陳設簡陋，一眼可見室內全景的狹小空間。右下舞台為廣播電台現場，有一張長桌和椅子。

開場時僅廣播電台區域燈亮，木春與阿城在客廳區從玩遊戲開始，漸漸轉為爭吵（僅肢體動作不發出聲音）。

老劉：（開場音樂）各位聽眾朋友逐家晚安逐家好，猶閣來到咱這個《老牛之聲》節目的時間囉！

咱這個節目會佇咧每禮拜五的暗時七點，由我老劉抑著是老牛佇空中分享一寡仔咱在地的故事，閣放一寡仔好聽的歌曲來陪伴各位聽眾朋友。咱今仔日欲講的故事發生底咧百外年前的臺灣，一個艱苦的家庭內底，有一對感情誠好的兄弟，哥哥號做木春，弟弟號做阿城。

左上舞台燈亮，木春站著、阿城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木春：死囡仔，你閣哭？

阿城：咿呀——啊。

木春：你這個囡仔，閣欲拍落去矣！

阿城：我腹肚足枵！

木春：你莫佇遐假痾，閣哭，阿母強欲轉來，衫攏舞垃圾矣。

老劉：木春看對阿城，幾秒鐘仔。走向飯桌，將手伸向飯桌上的飯桶底去，將飯桶內的米粒仔捏

成飯糰，塞予阿城。

木春：好啦好啦，這予你食，莫閣哭矣阿城，等一下阿母轉來，閣看著你咧哭，你就知死！

老劉：阿城恬恬，將手中的飯糰吃下，一目躡仔，傳來開門聲。

木春：是阿母轉來矣！

老劉：哞（學牛叫）——。

木春：牛車的聲音，是阿爸。

頓。

木春：阿爸，你今仔日遮早轉來？

添丁：矣，恁阿母轉來袂？

木春：猶未。

添丁：嗯，腹肚會枵袂？

老劉：木春點頭，添丁燃 (hian) 火起灶，倚起來洗鼎準備煮飯。

添丁：木春煮飯，恁阿母無遐爾緊轉來。

老劉：就佇咧這個時陣，囡仔的老母、故事的女主角，阿梅轉來了。

老劉：阿梅看向阿城的衣服。

阿梅：哎唷！衫那會垃圾甲按呢，你是欲家已洗呢？

添丁：啊你是按怎？哪會遐暗？

老劉：阿梅本底笑笑的臉，歸个崩落來。

阿梅：哪會遐暗，我也想欲知影，若是囡仔毋免食清飯，我嘛毋免去工廠做穢，沒路用的查埔人。

添丁：痾查某，你猶閣來矣！

木春：阿城，阿爸阿母閣欲冤家矣，緊過來。

老劉：木春帶著阿城躲到灶的後方。

阿梅：歸工按透早走到暗，連三十錢攏趁袂著的查埔人，毋是沒路用是啥物？

老劉：阿梅大力的敲著米桶酸溜溜的說。

阿梅：哎呀，米桶空空，明仔載的米會按天頂落下來？

添丁：你叫我攏底咧摸飛？我嘛是誠骨力，七早八早著爬起來出門去做工課，你毋是嘛有看著？

阿梅：矣——我不要聽，出門了後，你咧舞啥我甘會知影？

添丁：時機稜稜，這馬共較早無全矣。

阿梅：莫甲我騙啦，毋是跋筴、摸飛，猶毋就是提去開查某啦！

添丁：上好是啦！連食的攏舞袂著，我敢有法度舞別齣？真正是因為無人倩矣！

阿梅：齣，共家己的責任揀甲離離離，你若認真搵、共稽頭攏做甲好好，敢會有人毋倩？無路用的跛溜。

添丁：恁娘咧！

老劉：添丁衝過去抓住阿梅的頭髮往地上一扯，阿梅大叫一聲。

阿梅：啊！

老劉：抓起身旁的碗朝添丁擊去，阿城大聲吼出來。

頓。

老劉：阿城大聲吼出來！

發呆中飾演阿城的演員突然回過神來。

阿城：嗚嗚嗚……。

木春：阿爸阿母莫閣冤矣！

添丁：散赤嘛是命，這個毋成查某。

〈走味的咖啡〉音樂進。

老劉：各位聽眾朋友，這馬你聽著的是林晏如小姐，為逐家所演唱的〈走味的咖啡〉，頭拄仔咱聽著這對翁仔某不時就為著錢咧冤家，上可憐的就是個彼兩個細漢囡仔，到底繼落去這口灶的命運會如何發展咧？就讓咱啗啗仔聽落去。

添丁：哭枵矣，你是咧暈呢！

添丁打了飾演阿城演員的頭一下。

阿城：（恢復成年男子的聲音）歹勢啦，我頭拄仔癡神去矣！

阿梅：喂！毋是矣，咱毋演是廣播劇，出聲著好矣是按怎愛按呢搬啦！

木春：（恢復成年男子的聲音）導演講愛「出自真實情緒」矣！

老劉從右下舞台走至左上舞台區域。

添丁：恬恬！導演來矣！

眾人禁聲。

老劉：嘿！逐家辛苦矣，頭拄仔恁攏表現甲足好的，後一場嘛麻煩逐家囉！

木春、阿城：感謝導演！

阿梅：導演，咱有一件代誌敢會使參詳一下？

老劉：啥物代誌？

添丁：瘡查某，你猶閣欲講啥？

阿梅：恁毋敢講我來講，導演，咱毋是佇咧演廣播劇？

老劉：著矣。

阿梅：按呢借問一下，是按怎愛有動作閣愛甲演出來，袂用得出聲著好？

老劉：這無全款。

阿梅：是佗位無全？

老劉：情緒無全。

阿梅：哭枵咧，予人擊碗的人抑毋是你，莫佇咧遐拍納涼。

添丁：你是講繼矣未？

阿梅：猶未！〈牛車〉這個劇本，劇情敢袂相過時？是按怎查某人一定愛為著家庭犧牲甲按呢？

等咧彼場閣愛聽個乸的話去做趁食查某，敢有需要做甲按呢？

老劉：如果你活佇咧彼個時代，你嘛會做全款個選擇。

阿梅：毋過我是現代人，我無愛演這款落伍個故事，我不管啦，若是導演你堅持欲繼續按呢演，

你著去揣另外一個女主角！

頓，木春跟阿城將阿梅拉到一旁，老劉則被添丁拉開。

添丁：導演，你莫插伊，阮攏撐你，莫煩惱！等一下的放送一定會順利的啦！

老劉：好佳哉有你佇咧。

老劉拍著添丁的肩膀，添丁順勢握著老劉的手。

添丁：莫想相濟，我會陪佇咧你的身軀邊。〈走味的咖啡〉咧欲放繼矣，緊轉去你的廣播台。

老劉慢慢走回右下舞台區域。

木春：姐仔你莫插喙啦！共工課做予好，咱下班了後去淋一杯仔，好無？

阿梅沉默不語。

阿城：好啦姐仔，笑一個啦！（以劇中角色的聲音），阿母，你莫閣無歡喜矣！

阿梅：（沉默）哭枵咧！恁實在足白痴呢！

阿城：阿母笑矣！足好欸，足好欸！

〈走味的咖啡〉音樂漸收，眾人回到原位。

表演導引

本劇為台文撰寫、全台語演出，對演員的台語能力是個挑戰。當中，飾演老劉的演員可以參考地下電台廣播主持人的詮釋方式，著重在聲情方面的演出，以及可以關注一下台詞內關於飾演老劉、添丁與阿梅三人間的情感交流，演員所扮演的角色現實與存在於〈牛車〉劇本內的角色，兩者間的雙重角色扮演，是值得導演與演員玩味的部分。

另外，希望演員找到台語中的韻味與節奏感，以及專屬於這個劇本的喜劇節奏。

劇作家

林信宇，彰化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畢業，一個從音樂系叛逃至劇場的逃兵，目前為自由演員、即興樂手、臺北市立景美國中表演藝術教師與班導，喜歡觀察生活周遭人們的一舉一動，從他們身上取得角色靈感。近期演出作品：二〇二〇桃園全國古蹟日《晨間飛行》情境式導覽劇場、二〇二一客家當代表演藝術系列展演計畫《聽風的歌》。

牛車

黃上航

改編構想

〈牛車〉是日治時期呂赫若的作品，文中刻劃出臺灣人悲苦且不由自主的宿命，必須同時面對大時代的無情變遷與殖民者的殘忍壓迫。本次的劇本改編希望透過一種較為輕快的方式，以詼諧但深刻的自白凸顯出男女主角面對走投無路的現實時，不得不鋌而走險的悲哀。

劇本內容

角色：楊添丁（40）、阿梅（33）、日本警察甲乙二人

場景：派出所，偷鵝的楊添丁被警察抓進來

警察甲：好大的膽子啊，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偷鵝，你當我日本天朝沒法律了是不是？

楊添丁：大人啊！饒命啊！以後不敢啦！

警察甲：還有以後啊？這可不是罰金就得了，吃牢飯吧你！

楊添丁：大人啊！小民是有苦衷的，

警察甲：苦衷？你說說看什麼苦衷？

楊添丁：稟大人，小人本住在水溝邊，家中沒屋又沒田，生活苦無邊。誰知那小日本，他先進不留情，現代汽車快翻天，欺我牛車慢無邊，拚老命跟他來賺錢，反被現實狠打臉；我老婆工廠要裁員，孩兒們肚皮快餓扁，只好賣身了一百遍啊一百遍，最後她淚流滿面罵我窩囊廢。他還將我牛車逐出了道路，深陷在泥間，我為求養家人，凌晨出門累倒在路邊，

誰知那小日本，他實在太陰險，知道此情形，竟派人來開單，將我牛車狠狠罰兩元。小人身壯健，殘命得留全，可憐我小兒沒飯添，此夜更難眠。我為求養家人，唯有作賊偷鵝自作踐，孩兒能夠把飯添，鵝肉加菜意志堅，願大人慈悲網開一面，放小人一馬好逃出生天！

警察甲：偷鵝還這麼多廢話？討打！

警察乙：怎麼今天這麼熱鬧啊？剛有人檢舉買賣那齷齪事兒，白嫖的混帳溜了沒逮著，帶這臭婊子回來問個清楚。

楊添丁：阿梅！怎麼是你！

阿梅：添丁啊！你怎麼在這裡？

警察甲：你們認識？

警察乙：唉這兩位戶口上登記的是夫妻呢！

添丁：阿梅，苦了你了阿梅，為了咱們孩子能有口飯吃，還遇到這等糟蹋人的爛事……都是我沒出息害了你，阿梅！

阿梅：別說了，是我的命。

警察甲：哎呀呀兩位好大的膽子，你們臺灣人的支那古語怎麼說來著？

警察乙：姦夫淫婦吧？

警察甲：楊添丁。

阿梅：男盜女娼啦！

警察乙：哎呀！原來如此！

阿梅：呸呸呸冤枉啊大人！

警察甲：怎麼你也是冤枉的？說說看啊你！

阿梅：你說我倆男盜女娼，我說這世道殘害忠良。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若能安貧誰要做娼？若能活命誰要偷盜？古有竇娥冤，今有阿梅願。一願白嫖的出門被車輾，二願子孫不拉牛車悲苦命又賤，三願來世投胎不做殖民次等人。哎，今生只落得兩眼淚漣漣。

警察甲：唉你說這對倒楣的苦命夫妻該怎麼處理？

警察乙：罷了罷了，這次就放他們一馬吧，顯得我大日本天皇的威武寬容！

表演導引

男女主角的自白台詞較多，在表演時盡可能以強調「節奏感」的朗誦方式，來呈現打油詩的韻律感及押韻處，並突出楊添丁的卑微乞憐與阿梅被迫賣身的委屈辛酸，描述當溫飽苟活都如此困難時，平凡小人物為了謀生不得不「男盜女娼」的無奈悲哀，進一步帶領觀眾想像〈牛車〉原著中未完的結局。

劇作家

黃上航，倦怠教師生涯，萌寵狗奴家長，自助旅行人家。詩酒年華，生活總在遠方。

改編構想

〈牛車〉裡頭的添丁以及牛車都是屬於來不及跟著時代產業轉型的對象，相對於身為人的添丁，拉車的黃牛是更加的被動。黃牛既不能決定什麼，也無能做出任何努力。這也對應著添丁的現況，他被時代逼迫，被貧窮綑綁，這些環境使得他即便想做出改變也沒有任何辦法，無力，也無能。跟牛車的狀態一樣，無奈。小說中，添丁與拉車的黃牛相處的時間遠遠比自己的家人時間來得多，但文本中並沒有太多在那時間中的描述，這為改編創作提供了空隙。

劇本內容

添丁拉著黃牛進草寮。做完繫好繩索的動作之後，添丁探頭望了望房子的方向。

添丁：哼猶未轉來。（還沒回來。）

添丁一邊哼歌一邊做將草料整理收拾到料槽以及打水進水槽的動作，黃牛靠近料槽吃食起來。

添丁愛撫著黃牛，黃牛也對添丁的動作給予回應。

添丁：會忝袂？按呢行規工。（會不會累？這樣走一整天。）
頓。

添丁：毋著啊，你啊免犁田，嘛無予你作穡，敢會忝？（不對啊，啊你又不用犁田，也沒讓你工作拉到貨，會累？）

黃牛躁動表達不滿。

添丁：哎叻，好啦好啦！

添丁安撫黃牛。

添丁：我知啦。你嘛全款餉，若毋是咧作稽，毋是咧拖車，按呢行顛倒會感覺忒。猶未過，這馬就是愛按呢才有法度，才有工課，才有機會予你去拖車運貨，來趁錢。若毋事按呢，咱就連清飯嘛食無。好啦！我共你掠籠。怎樣？進前是無這種个享受喔！（我知道啦。你也一樣餉，如果不是在工作，不是在拉車，這樣走反而會覺得累。不過現在只有這樣才能有工作啊。才有機會讓你去拉車運貨，才能賺錢。不然，大家就要連冷飯都沒得吃了。好啦，我來幫你按摩一下。怎樣？以前可沒有這種享受喔！）

黃牛平靜下來，繼續吃食。

添丁：歹勢，這馬著愛按呢遮有法度。好啦，辛苦你啊。等咧較早歇睏咧。明仔載天未光，咱著愛出發。無像較早啊。像較早，咱那行，橐袋仔是那有賭。這馬喔……（抱歉，現在就是得這樣才有辦法。好啦，辛苦你了。等一下早點休息。明天天還沒亮，我們就要出發了。

不像以前了。以前啊，我們是邊走，口袋裡是叮叮噹噹都有剩，現在喔……）

添丁把口袋翻出來。

添丁：空空。

添丁一邊撫著黃牛一邊說，黃牛聽著添丁說話。

添丁：以前是底厝內歇睏時，著有人會來拜託咱。真正是，坐底厝內，錢著入來。這馬想想ê，有影是正爽。有時陣想ê想ê，閣ê按捏微微仔笑。若是予人看著，一定會想講我凡識是予日頭曝加欲起痾。（以前是在家裡休息，就會有人來拜託我們。真的是坐在家裡，錢就進來。現在想一想，還真的是很爽。有時候想著想著，還會這樣慢慢微笑。如果被人看到，一定會想說我可能是被太陽曬得要發瘋了。）

黃牛又繼續吃著草料，添丁伸手順摸著黃牛的頭頂、前額、鼻梁。

添丁：這嘛餉，攏予じどうしゃ搶去啊。路嘛愛讓予個。毋過じどうしゃ有影真厲害，想袂到無牛拖著，亦可以運遐爾仔多物件。我實在想無伊是按怎走ê，閣走甲遐爾仔緊。日本人个東西，真正厲害。（現在餉，都給自動車搶走了。路也要讓給它們。不過自動車真

的很厲害，想不到沒有牛這樣拖著，也可以運那麼多東西。我實在想不到它是怎麼跑的，又跑得那麼快。日本人的東西，真的是厲害。）

黃牛跪臥休息，添丁也一起在旁坐下。

添丁：啫啫仔食啦！看我欲創啥？我嘛是為你好。我敢有共你警？無嘛！你知彼个查某按怎講無？伊竟然講是我予囡仔食清飯，規工佇咧外口賴賴趨，逃避毋去作稽？你攏共我做伙，你嘛知影。我是按呢一間一間ê去問，去恰人拜託，恰個姑情。我嘛是真努力啊！彼个查某閣講我走去跋筴？上好是有彼个錢啦！上天壽ê啥你知無！講我是提錢去開查某！這查某人，真正是起痞是毋。這個痞查——（慢慢吃啦！看我幹嘛？我也是為你好啊。我有罵你嗎？沒有嘛！你知道那個女人怎樣說我嗎？她竟然說是我給小孩吃冷飯，整天在外面閒晃逃避去工作？你都跟我一起也知道，我是這樣一間一間去問，去給人拜託，低聲下氣地去求。我也是很努力啊！那個女人還說我跑去賭博？最好是有那個錢啦！最天壽的是什麼你知道嗎？說我是拿著錢去找女人！這女人真的是瘋了是不是啊！這個瘋女——）

添丁聽到外頭有聲音，警覺地起身探頭看了看門口方向。黃牛也因為添丁的動作而起身。

添丁：毋是，猶未轉來。（不是，還沒回來。）

添丁稍微放鬆，回過頭來看著黃牛。黃牛頂了頂添丁。

添丁：我知啦。我知阿梅亦是……我嘛是感覺就對不起伊，查埔人做共像我按呢，敢攔有啥物面咧，我有影是有夠失敗……猶未過，人是欲按怎恰じどうしゃ拚？……你亦是真無奈，出世就做牛，無得選，嘛無法度有自己ê主意。你比我閣較慘，叫你做啥，你就愛做啥。無法度講話，干焦會當按呢，啐——啐——，按呢叫……我嘛全款。（我知道啦。我知道阿梅亦是……我也是覺得很對不起她，男人做成這樣，還有什麼臉，我真的是有夠失敗的……可是人要怎麼跟自動車拚？……你也是很無奈，出生就做牛，沒得選擇，也沒辦法自己做主。你比我還慘，叫你做什麼，你就要做什麼。沒辦法講話，只能夠，啐——啐——，這樣叫……我也一樣。）

黃牛抬起頭來看著添丁。

添丁：人講乎，去種田啦。講是簡單按呢講啦。猶未過，到時，你要按怎？綴我種田喔？好啊，咱門陣遐爾久矣，按呢好啊！哪會毋好！好啊……哪會毋好……啊你干會曉？（人家講齣，去種田啦。講是簡單這樣講啦。可是，到時候你要怎麼辦？跟我種田？好啊，我們

一起這麼久了，這樣好啊！怎麼會不好！好啊……怎麼會不好……啊你會嗎？）

黃牛表達不滿。

添丁：欸欸欸，好啦好啦，莫生氣啦。我毋是看你無。只是，敢真正有需要？咱敢真正無法度按呢生活落去？但是，若不種田，若按呢我欲按怎？我啥物攏袂曉……你咧？你會曉啥？別人看你無，你嘛無法度佻人反駁。你啊，你就是隻牛。干焦會當綴著我這個無路用個人，干焦會當拖著空空個車，綴著我這個空空個人。無奈，無望，閣無未來。你也是，予命運創治，也是一隻無奈，無望，比我閣加沒未來的牛啊。種田，抑是拖車運貨，這攏毋是你會當選擇。（欸，好啦，不要生氣啦。我不是看輕你。只是，真的有需要嗎？我們真的沒辦法再靠拉車生活下去？但如果不去種田，我要怎麼辦？我什麼都不會啊……你呢？你會什麼？別人看輕你你也沒辦法反駁。你啊，你就是頭牛。只能夠跟著我這個沒有用的人，只能拖著這個空空的車，跟著我這個空空的人。無奈，沒有希望，也沒未來。你也是，讓命運捉弄，也是一隻無奈，沒有希望，還比我更加沒有未來的牛啊。種田，還是拖車運貨，這都不是你可以選的。）

頓。

添丁：我也跟彼個水車全款，攏是過時個物件。這馬日本人的時代，咱攏沒路用啊，攏毋是時啊。沒路用的一个人佻一隻牛，趣味。（我也跟那個水車一樣，都是過時的東西。現在日本人的時代，我們都沒有用了，這個時代不需要我們了。沒有用的一個人跟一頭牛，有趣。）

添丁漸漸振奮起精神，漸漸有信心，鼓勵黃牛。

添丁：天公伯仔嘛是有咧看啦。對無！你看，阿生予咱機會，運開始轉啊，會愈來愈好，愈來愈穩定。猶未過喔，果然抑是作稽人會佻作稽人鬥相共。遐e生理人根本就袂佻咱鬥相共，進前還求咱拜託咱。啊這馬咧？（老天爺也是有在看的啦，對不對！你看，阿生給我們機會，運開始轉了，會愈來愈好，愈來愈穩定。不過，說起來果然還是農人會幫農人的忙。那些商人根本就不會理我們，以前還來求我們拜託我們。現在呢？）

添丁模仿商人拒絕他的姿態與聲音，越後面口氣越凶狠果斷。

添丁：無，無愛，袂使，無愛，ない，駄目！（bô, buaih, bē-sai, bô ài, nai, dame!）

頓。

添丁：這就是天公伯仔咧恰咱講，著是愛較骨力行骨力問，按呢著有機會。市遐一定有じどうし

や無法度載ē物件。咱繼續按呢努力拍拚，準做以後欲去種田，嘛是愛田租，嘛是愛錢。你愛對我有信心，好無，對我有信心。愛對我有信心。你看，阿生予咱機會，運開始轉啊，會愈來愈好，愈來愈穩定。（這就是老天爺在告訴我們，就是要這樣努力走努力問，這樣就會有機會。市場那邊一定有自動車沒辦法載的東西。我們繼續這樣努力打拚，就算以後要去種田，那也要繳佃租啊，也是要錢。你要對我有信心，好不好，對我有信心。你看，阿生給我們機會，運開始轉了，會愈來愈好，愈來愈穩定。）

黃牛臥伏地面休息，添丁蹲著，口氣溫柔，動作疼惜，像是唱著催眠曲。

添丁：要有信心，好無？會愈來愈好，一定。要有信心。

添丁摸著黃牛，他重複最後一句的聲音越來越小，黃牛慢慢把眼睛閉上，睡去，像是死去。

燈漸暗。

表演導引

黃牛以偶呈現。大小約為一般黃牛體型，材質不限。可執行走、臥伏、跪臥等牛隻動作姿態，並能與人互動。若無法執行，也可以任一物件象徵，但最低限度為需能與人互動。除了舞台指示黃牛動作的部分之外，操偶師可應需要自由發揮動作。劇本時空環境為臺灣日治時期的農村傍晚，用來圈養牲畜的草寮。舞台會以空台呈現，或可以象徵性的物件來指涉空間。圓形舞台，觀眾席採環繞設置。

劉允鉉，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劇本創作組。雲林人。有過劇場編劇、雜誌編輯等職稱。寫過雜誌文章，做過採訪、戲劇構作、戲劇顧問還有若干劇本作品。曾入圍臺北文學獎決選。

1942

〈鵝媽媽出嫁〉

楊達

小說以追憶新喪故友林文欽為始，諷刺日本標榜皇民化的「共存共榮」，實為壓榨弱勢民族。文中以「鵝媽媽出嫁」暗喻當時公務人員收回扣、索紅包的陋習，被犧牲的鵝媽媽就像無力對抗不公的弱勢啞巴。〈鵝媽媽出嫁〉最早於1942年先後刊登於《臺灣文學》及《臺灣時報》，1946年由臺北三省堂刊行日文小說集《鵝媽媽出嫁》，1974年於《中外文學》及《幼獅文藝》重新發表，2005年則由遠流出版社整編，結合插圖與文史資料，以小說讀本形式出版。

改編構想

為啥物對楊達（鵝媽媽出嫁）內底選這段出來改編做劇本，是感覺這段會當表達出這篇小說內底隱含的深意，其中的鵝媽媽就是這篇小說內底真重要的角色，因為它代表佇一個時代予有權勢的人為著私人的利益咧喬代誌時，用來做交換條件的犧牲品，佇小說內底鵝媽媽本身完全無法度對抗，干焦會當恬恬來犧牲，因為伊只是一隻小小的動物爾爾。所以我改編劇本時刁工予鵝媽媽會當現身出聲，予伊一個重要的角色，予伊會當家己抗議，就算講抗議嘛袂當改變啥物結局，毋過至少莫予遐的喬代誌的人完全看袂著犧牲者的存在，將別人的犧牲當作理所當然。佇這篇劇本內底病院院長就代表有權勢的人，花農代表弱勢的人，樹栽園的頭家代表真勢喬代誌的人。其實這種情節，遮的角色佇啥物時代嘛攏定定看會著，對犧牲者來講嘛是攏會予人心痛的故事。

劇本內容

說書人：代誌是按呢，病院院長來共花農訂樹栽，生理講好，佇農場看佻意啥就欲討啥，花農感覺做生理價數公道就好，哪會愛攏送有的無的？實際上花農並無種樹栽，伊是佻樹栽園割貨的。等花農訂好樹栽攏去病院種好樹栽了後，準備欲佻病院請款時，病院院長一直講樹栽尺寸無對，毋願付款，導使花農拖欠樹栽園貨款，樹栽園頭家這工氣怱怱來到花農的農場欲討數，聽完花農說明佻病院院長交涉樹栽貨款的經過了後。

樹栽園頭家：哈哈哈哈哈……這條數我替你收啦。

花農：你欲替我收？你會當替我代收這條數？敢有影？

樹栽園頭家：當然有影。學校抑是邊仔的公家機關因為種種的牽連，有時陣嘛會拖一寡時間。毋

過公立醫院是獨立的會計，隨時攏會使付款的矣。

花農：敢不是咧？毋知是按怎？我實在袂當了解。

樹栽園頭家：理由真簡單，等咧你就知。毋過，你彼隻鵝母，院長佻意的你彼隻鵝母，會使予我

紮去嘛？

花農：這這……

樹栽園頭家：你毋甘嘛？若按呢我就無法度囉。

花農：牠已經生卵矣，孵出八隻鵝仔囝，又攞是囡仔上愛的，掠走了恐驚……

樹栽園老闖：攞不是囡仔的愛人、某囝。鵝仔攏嘛全款，攞買一隻來鬥，囡仔嘛是全款會愛牠矣！過一段時間，抑不是全款會悉鵝仔囝？

說書人：樹栽園頭家講完行到鵝牢，伸手掠著鵝母的長頸頭，共雙腳縛牢咧拖出來。鵝母拍翼咧叫。

鵝媽媽：是按怎欲掠我？是按怎欲掠我？我無愛！我無愛！

樹栽園頭家：無法度，買樹栽的人客看佢意你啦。

鵝媽媽：買樹栽佢有啥底代？是按怎欲掠我？

樹栽園頭家：因為人客欲要你佢個兜的鵝公揀做堆啦！

鵝媽媽：袂使啦！我已經有翁、有囝矣，我無愛啦！

樹栽園頭家：袂用得，無送你去，樹栽的錢收無！

鵝媽媽：我無愛！我無愛！

樹栽園頭家：不管你愛無愛，行啦。

鵝媽媽：放開！放開！救命！救命啊！（目睭看花農）

花農：無法度，我欠頭家貨款。

鵝媽媽：你救我好無？我佢恁囝的感情真深，伊真愛我，我嘛真愛伊，我若予人掠走，伊會足傷心咧！我嘛有八个細囝愛顧，我若離開，啥人會當顧個？你救我好無？

花農：這我攏知，你予人掠走，我嘛真艱苦，毋過我沒法度啦，我是不得已的！

鵝媽媽：我是恁兜的人，你哪會使無救我？

花農：你原諒我啦，我會好好照顧恁翁佢囝。

樹栽園頭家：好矣，緊行矣。

鵝媽媽：我無愛！我無愛！

說書人：樹栽園頭家佢花農掠著鵝母來到病院

鵝媽媽：遮是佢位？我欲轉去！我欲轉去！

樹栽園老闖：院長，這隻鵝母是我跟花農欲孝敬院長的，想講會當佢恁兜的鵝公揀做堆啦。

院長：好矣，好矣，拄好欠一隻鵝母來佢阮兜的鵝公揀做堆。

樹栽園頭家：按呢太好了，請你收落來。

院長：按呢我就無客氣囉，多謝、多謝！來來來，啣茶、食薰！等咧就會當去會計室領錢矣。

樹栽園頭家：多謝院長，按呢這隻鵝母就交予院長，阮就欲告辭來去領錢矣。

院長：好好好，恁去領錢，鵝母交予我就好。

鵝媽媽：啊啊啊！莫共我擲仔遮！我欲轉去！我欲轉去！（大聲細聲喝）

院長：莫吵！

樹栽園頭家：對啦，莫吵！

花農：你乖，莫擱吵矣！

說書人：樹栽園頭家佻花農領完錢離開病院了後

樹栽園頭家：按怎？伊欲愛的攏予伊就對矣。按呢的話，就算每一叢樹栽開價一箍，甚至一箍

五十錢的價數，伊嘛絕對袂嫌貴矣！

花農：這是啥物道理？

樹栽園頭家：你要記住，這是公立醫院，貴無貴佻伊無關係。毋過，送伊佻無送伊，遐關係就大

矣。有的人公開欲愛 *khoo33 mi55 siong51*^{註1}，欲愛請桌，欲愛紅包矣，這的院長猶閣
毋敢按呢做，算真顧面子矣……

花農：原來是按呢……

樹栽園頭家：這就是共存共榮啊！

花農：共存共榮？

樹栽園頭家：是矣，生理會當做甲真順序，摺會當互相得利，敢不是按呢咧？

花農：生理會當做甲真順序，摺會當互相得利……

樹栽園頭家：你算看覓你這條生理賺倍濟？

花農：三十箍。

樹栽園頭家：袂穩矣，難得有遮爾大條的生理矣。

花農：這三十箍毋是賺的，是鵝母出嫁的代價……

說書人：講著共存共榮，這是啥物道理？生理會當做甲真順序，摺會當互相得利，你有利我有
利，逐家攏有利嗎？你有想著你咧算錢分錢時，犧牲者的眼屎嗎？

註1… *khoo33 mi55 siong51*: 回扣、賄賂（日語外來詞）。

表演導引

鵝媽媽佇這篇劇本內底是真重要的角色，希望會當特別設計一個演員打扮做鵝的外型來演這個角色，這個角色的情緒愛共伊做好，表現出來伊的悲憤、痛苦、失望的情緒，因為這部分上會當表現這個劇本的特色。其他角色的對話沓沓仔講就好，毋免念傷緊。另外劇本設計這個說書人是為著欲說明劇情的發展恰轉場的需要，尤其最後一句台詞，上好會當表達出對共存共榮的懷疑恰失望，用懷疑恰失望的聲調，共情緒好好做出來，予這齣戲留有使人猶閣想欲思考的尾韻。

劇作家

劉和純，現任臺南市民德國中本土語言教師，兼任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輔導員，學習文學作品改編是為了要研發本土語言讀者劇場課程，產出可以在本土語言課堂上使用的教材，希望本土語言教學更能生動活潑。

改編構想

〈鵝媽媽出嫁〉文本中兄弟的對話僅是幾句無關痛癢的對話，這些看似無關痛癢的對話，反而透露出這對兄弟將鵝媽媽當家人般的看待，凸顯了鵝不僅只是一隻家禽還是家人。而當踩在現實與理念的十字路口時，一般人會怎麼選擇？孩子又會怎麼選擇？鵝媽媽終舊是出嫁了，那後來呢？故事怎麼寫下去？透過孩子的眼睛看世界，往往能看見不一樣的風景，孩子的天真善良往往是成為大人的我們的丟失的珍寶，在資本主義掛帥的世界，利益通常成為第一考慮順位，現實面的重要性不需多說，鵝媽媽的無助、痛苦有誰為她說？因此想藉由一頓飯、一場吵架、一句話來呈現，關於共榮共存與自由貿易經濟不過是一場資本家的遊戲。

劇本內容

場景：一間即將打烊的鵝肉店，弟弟意興闌珊的吃著桌上擺著的小菜，一面時不時抬頭看看掛在牆上的鐘，哥哥姍姍來遲。

對話國台語交雜。

哥哥：抱歉啦，原本是要出門了，店裡突然來了幾位熟客，不好意思讓人家白跑，就晚了一些，啊你今天怎麼有空回來？

弟弟：回來出差啊。

哥哥：哦……那……還是做原本的工作？

弟弟：沒，現在做醫療輔具。

哥哥：哦……

弟弟：你現在過得怎麼樣？

哥哥：就這樣！阿爸那塊田，我聽你阿嫂的話租出去了，用租金頂了間麵店下來作，收入穩定穩

定，也慢慢做出一些成績，啊你阿嫂在銀行工作，收入穩定，家裡開銷也不大，日子就順順的過……啊你勒？過得還好嗎？

弟弟：不好不壞，跳到這家公司之後出差機會變多很多，常需要出去跟人交際，也不錯。

哥哥：哦……阿弟，你好像……開朗很多，以前你不太愛跟人交際應酬？

弟弟：環境所逼，工作需要，不改變沒飯吃沒錢賺，人都要跟環境妥協。

哥哥：也是啦，你有空多回來，我讓你嫂子作東，請吃飯，平常想吃好一點沒什麼機會，你回來

我有藉口吃好一点，哈哈……

弟弟：要吃好一点還要拿我當理由讓嫂子作東！你怕她哦？

哥哥：那是尊重！尊重！

弟弟：賀啦，改天有閒就回來讓嫂子作東，讓你補一補。

哥哥：那就拜託你啦……啊你這次……回來……

弟弟：（打斷，示意前方正在興建的工地。）阿兄，你還記得前面是什麼嗎？

哥哥：那裡以前是醫院啊，後來好像都更吧，醫院遷走了，現在在建新工程。

弟弟：我這次出差的醫院就是那間醫院哦！

哥哥：那你有遇到那個院長嗎？

弟弟：怎麼可能遇到——那個人因為貪污早就被抓走了。

哥哥：貪污喔？

弟弟：嘿啊，那件事情當時牽連好多人，那間醫院的人事幾乎大搬風。

哥哥：這麼嚴重哦……

弟弟：不意外啦，怎麼來的怎麼去……一切都是報應啦！！

哥哥：（沉默了一會）阿弟……你這次回來……感覺像……變了不少？

弟弟：人都是會變的……阿兄……你還記得以前小時候的事情嗎？小時候我們真的好快樂

哦……

哥哥：嘿啊，以前雖然窮一點，但每天都很快樂，早上去念書，下午放學幫爸爸媽媽做農務，趕

那些小雞小鵝……啊……抱歉，我忘記了……

弟弟：沒關係啦，你就安心講。

哥哥：（喃喃）真的嗎？

老闖：來，你們點的鵝肉。

哥哥：你開始吃肉了？

弟弟：沒啦，點給你吃的，你沒看這整桌都菜欸，就這盤肉而已……

哥哥：這樣啊，我還以為你開始吃肉了勒！你吼，都不吃肉，瘦成這樣……跟你說啦，男孩子不

能太瘦，太瘦風一吹就倒……

弟弟：（打斷）快吃啦，話這麼多……，不是說要補一下，還不快吃。這次先這樣，下次再回來找你吃飯，讓嫂子作東，今天先幫你小補一下，這樣有滿意嗎？

哥哥……：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還放不下啊？

弟弟：怎麼放？有感情的東西。很難啦！

哥哥：就是隻鵝，不都一樣？

弟弟：（突然低聲）不一樣，那隻會跟我玩，其他的都不會，你們不懂啦！

哥哥：喔……我們哪有不懂，那隻鵝只讓你親近，我們抓她都抓不到，爸爸還在手上被咬了一口捏，我們怎麼可能忘記。

弟弟：（用力放下筷子）對！你們都記得，但你們騙我去抓那隻鵝給你們，那隻鵝最後怎麼了你們知道嗎？那隻公鵝強暴她，她絕食，然後又被送回我們家，然後就……：死掉了，她回來以後，我從她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她在跟我說：「為什麼要幫他們？為什麼把我抓給他們？」

哥哥……：

弟弟：是啦，我知道當時只有這條路啦，我也知道爸爸有掙扎有猶豫也有捨不得，我也懂為什麼大家都要爸爸捨得。我們家確實從那天起一切都變好了，但是我們的「好」是建立在犧牲一條性命上面，那是真的「好嗎」？

哥哥……：

弟弟：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你們不講，我也知道你們在擔心什麼，對啦，我沒事啦！都過去了，睡一覺起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啦，這些道理我都知道。我也知道人要往前看，不要被過去的事情網綁，但我就一直過不去！要我吃肉！是要吃什麼肉，我就沒辦法跟你們一樣。

哥哥：沒辦法跟我們一樣？你以為有什麼不一樣？在這個社會上，誰不是為了適應這個社會規則一直把自己縮小？誰不是把天真一點一滴丟掉讓自己變得世故？什麼叫做沒辦法跟我們一樣，你從小討厭醫院，現在不就也跑醫院工作？哪裡跟我們不一樣，你也踩著別人的鮮血往上爬，不要以為自己多清白！

弟弟：我跟你們不一樣，我不會犧牲一條無辜的性命來成就自己！今天我擁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來的，你拿了爸爸的田，現在把它租人，用租金頂麵店，我是自己一個人在外面打拚，沒有靠過誰，我問心無愧！

哥哥：爸爸當初有說田要一人一半，是你自己不要的。你現在講這些有什麼意義？要來分是不是？

弟弟：我不要爸爸的田，更沒要跟你分！你知道了什麼是嗎？聽到什麼風聲了是嗎？對啦！我現在外面是有欠一些錢，但那些我還得起。

哥哥：欠錢？所以你要我把田賣掉給你還債嘍？

弟弟：神經病，跟你無話講……

老闆：抱歉，打擾你們一下，請問你們還有沒有要加點什麼？我廚房要洗了，如果要加點要趁現在。那另外我廚房還有一盤燻茶鵝，那盤半價給你們好不好？你們兩個大男人只吃一小盤鵝肉，這樣吃不飽啦。

哥哥、弟弟：（異口同聲）閃啦！

老闆識趣轉身離開，嘴裡唸著。

老闆：有病哦，問你們要不要加點而已，凶什麼？不吃肉來鵝肉店幹嘛？壞世道，瘋子多。

表演導引

這是一對有心結的兄弟，哥哥為藍領階級，弟弟為白領階級，弟弟的對白多使用國語，當情

緒起來是才使用台語爭執，像是回到小時候一樣，哥哥因生活環境多使用台語，因此為台語使用者，對白請全程試著用台語表演。

劇作家

劉紘昕，北漂臺南人，雖是臺南人卻對臺南熱情的天氣過敏，喜歡時而潮濕時而乾冷的北部氣候，幾年來在都市與都市之間穿梭，尋找自己生命的意義，總在現實與理想間拉扯，這幾年在論文與劇本之間切換身分，是寫字閱讀聆聽者。

1979

《家在九芎林》〈頑童與石虎〉

徐仁修

從疑似患有瘋狗病的狗「阿黃」之死，推理出咬傷阿黃的石虎患有狂犬病的可能，整個九芎林因此陷入家戶閉門，家畜隔離甚或處死的焦慮與困境之中，於是村裡的幾個頑童暗地展開了捕抓石虎的計畫。似是徐仁修化身為書中的頑童雄牯，寫下自傳式的童年記憶，文中記錄著石虎早期的野生環境，對鄉野間的濃厚人情亦有諸多描寫。

改編構想

本篇改編自《家在九芎林》〈頑童與石虎〉。原著背景在四〇至五〇年代，當時遇見的石虎有瘋狗病會傳染。改編方向融入時事，將背景時代反映現今社會，這幾年受COVID-19疫情影響生活，進而改變生活的情況。當傳染病再次蔓延，影響我們人類時，要因傳染病將保育類動物殺死嗎？不進行撲殺的話，人類又要如何因應，生存下去？

本段劇本並非全劇，預想結尾會有另一段解釋，為何老湘的作為看似好人，要幫助他人，最後卻又要抓他們。此段想要傳達的是，疫情不是我們所能掌控，人生也是如此，很多事情不是我們能掌控，也只能無可奈何。

劇本內容

一開始燈亮，只見螢幕上投影出居民一句句的話語。對話聲可以採錄音播放。

「石虎昨天把我們家的雞叨走了，我們家看門狗被石虎抓了一下，後來口吐白沫而死。」「前天石虎跑到我們家農田，農作物也被牠踩壞了。」「我上次看到那隻石虎，流著口水眼睛還黃黃的。」「新聞就說，我們村莊的石虎有傳染病，你們沒聽說嗎？摸到牠的口水就會被傳染，輕者咳嗽發燒，嚴重還可能致死。」「那我們要怎麼辦啊？」「我們會不會死掉？」「現在怎麼辦啊？」……（居民聲你一句我一句的穿插著）

聲音收後，出現一個聲音和剪影，主要讓人看不出說話的人是誰。（此人為老湘，手拿著電話對話）

老湘：喂，你好，警察局嗎？我要報案，我是石虎保育協會的人員……（聲音漸小）

剪影處燈暗。

阿雄和阿福兩個人帶著鐮刀、捆繩一些配備一起上山，準備設陷阱抓虎。

阿雄：阿福仔，你毋是驚甲欲死，這擺哪會綴我做伙來啊？

阿福：啥人講我驚矣，我是咧思考彼个病症。這擺我有問老湘相關的智識，做好準備才來的。（手拿一瓶酒精要給阿雄）來啦，這罐替你攢的。

阿雄：哭枵啊，你嘛準備一罐梘頭仔比較較適合我。（把阿福手推開）

緊啦緊啦，這擺欲按怎掠啦，啊……老湘按怎講？

阿福：老湘講石虎會去嚇田園的水，上愛咱食飼的精性，不時攏會來抓雞仔、鴨仔。老湘閣特別交代我，愛我掠活的石虎，千萬毋通殺生。

阿雄：騙痞的，老湘會教你掠石虎！

阿福：伊講個某本來欲飼雞，毋但予石虎把雞掠走，無細膩摸著石虎的喙瀾就蹣院隔離三工。不過伊有特別交代講，掠起來是欲隔離石虎，照顧伊看伊的病會好起來袂，莫閣予伊出去害人。

阿雄：我閣對伊阿彌陀佛咧，痞的，頭殼歹去，石虎無共害死，伊著愛阿彌陀佛矣。我無愛閣講著伊矣，咱緊來無閒。

阿雄和阿福合力，在樹林裡挖了一個洞，最底面鋪上繩網，上面鋪樹葉雜草，放上一隻剛出生的小雞在旁，石虎只要為了要撲上小雞就會踩進陷阱裡，接著繩網就會自動拉起來把牠套住了，吊在半空中。

過了第一天，陷阱沒動靜，第二天，陷阱抓到了一隻小山豬，阿雄和阿福第二天也到現場來看，阿雄看了氣得大罵。

阿雄：幹，該掠的毋掠，掠著一隻臭豬仔，老湘講的話到底會使聽袂，抑是伊是欲共咱害。

阿福：袂啦，以伊專業的角度，應該袂毋著。

阿雄：我看伊毋知是咧拍啥物算盤，遐爾仔假好心。

阿福：好啦，咱緊共陷阱用用咧，閣掠一工。

阿雄：若準閣掠無著虎，我就先切腹。毋著，切腹進前我先去揍老湘共伊揍一頓。敢共我騙，真正毋知死活。

忽然遠處的樹林有動靜，有動物沙沙聲跑過。

阿福：噓……較細聲矣，我拄才有聽著聲音。我有看著一隻動物目睷發黃光，老湘講破病的石虎，目睷攏會發黃光。

阿雄：莫閣講著老湘，假使最後予我知影伊是咧騙我，我連伊攏揍，揍甲個某都認伊認袂出來。
幹……

阿福：好啦、好啦，猶未知影結果，著知影欲拍人，你這款脾氣這馬沒予人關佇攏仔內就愛偷笑矣。好啦、好啦，咱先轉去啦，陷阱擺設好矣，明仔載較來看啦，何況拄才真正有石虎佇附近行踏。

阿雄阿福兩人退場。

有一隻石虎出現，喝了在農田裡的水，石虎為了抓在陷阱旁剛出生的小雞，猛力一跳蹀入陷阱，網繩馬上往上吊起，石虎被套入網內，跑也跑不掉。

（雞叫聲）咕……咕……咕……：隔天早上，阿雄和阿福跑到現場一看。

阿福：哈哈，掠著矣、掠著矣。

阿雄：就是你，疍虎仔，阮規庄頭的人欲予你害死，別个庄頭的人看著阮，袂輸看著鬼全款。我絕對欲予你死。

他們把石虎垂釣到地面，阿雄要去拿菜刀準備殺石虎，忽然間有一個人跑出來。

老湘穿著石虎保育協會的背心，戴口罩、手套和面罩。一開始刻意讓人認不出他是誰。

老湘：等一下，我是石虎保育協會的人員，之前就有聽人線報有人要抓石虎，現在真的人賊俱獲，你們最好不要再亂動喔，我已經報警了，警察馬上就來。

阿雄：幹，虎猶未死，閣來一个糞埖。

阿福：等一下，這個聲音哪會遐熟似。

阿雄：我拄才馬咧想，敢會是……

阿雄阿福兩人異口同聲：老湘！

阿雄跑過去把他面罩拿掉，一看是老湘。

阿雄：真正是你。

阿雄氣得開始想揍他，阿福連忙想阻止阿雄，老湘一邊逃，一邊跑到抓住石虎的陷阱網。

老湘：我現在要先把石虎帶回去研究中心研究、照顧，你們不要阻止我喔。

阿雄：幹，這隻虎是阮足無簡單才掠著的，是按怎欲予你掠走。人都無通食啊，閣管虎。

阿雄和老湘，兩個人都在拉扯繩網要把石虎搶回。

阿雄：你佇遐創啥！無緊來共我鬥相共。

阿福一下想幫阿雄，一下又想幫老湘，在那裡躊躇不定。

老湘：阿福，你最好不要再做這造業障的事情。

阿福：為你也毋著，為伊嘛不是。啊，我毋知啦！

兩個人在拉扯搶石虎同時，繩網被拉斷了，阿雄臉先被石虎爪子扒過，

阿雄；恁娘咧，真正共我抓落去。

阿雄想出拳打石虎時，老湘出手抓住阿雄手時，卻被石虎反咬一口。

老湘：啊……馬的，我是來救你的還反被你咬。

石虎趁亂逃脫跑掉了。

阿福：恁兩個搶來搶去，虎攏走去矣，閣舞甲兩敗俱傷。

阿雄：你看諱，死好，就講石虎愛劊矣，人命就顧袂好矣，閣顧石虎。啥物保育類，虎若破病，人嘛活袂久。

老湘：你在講什麼啊，你還有良心嗎？

阿雄：你上無良心啦，表面好心欲教阮掠虎，掠著了後，煞換你欲來掠阮。真正是「六月芥菜假有心」，你嘛是一個糞婦。

老湘：你的良心才被虎咬走了。每次開口就罵髒話，一天到晚想要打人，要殺這個殺那個的，比畜生還不如。當心下輩子投胎當畜生，就被人割阿、殺的。

阿雄：你是咧講啥物痞話矣！

阿雄想動手打老湘，結果被阿福擋下來。

阿福：好矣啦，恁兩個莫閣吵矣，石虎嘛走去矣，一个予抓傷、一个予咬傷，誰嘛無較贏。我先來叫救護車來共恁送去病院，恁去病院就莫閣冤矣。

老湘：反正隔離也一人關在一間房間。

阿雄：諱，你現在猶閣咧講這，你上好莫予我關出來，我若關出來，若無去共你揍，我隨在你。

阿福：恁兩個攏是我的朋友，敢一定愛鬧甲按呢？結果亂了代誌馬無解決。

(嗡嗡喻) 警車聲。

老湘：哈哈，警察來了。

阿福：唉，警察逐擺擺代誌結束矣才來。這馬虎嘛走去矣，恁兩個攏有受傷，毋知敢有穢著病毒

無。冤來冤去，問題嘛無解決半項。

唉，人生啊人生……

阿雄：人生原本就是你死我活的世界，啥人有才調解決啥。

老湘：阿彌陀佛。

阿雄：幹，你真正是……(作勢想爬起來打老湘)

嘩嘩嘩，警察哨音先出現。

(歐伊歐伊……救護車聲) 救護車後來也抵達

燈暗。

表演引導

阿雄、阿福，主要以四十歲左右的男子台語發音演出，老湘比他們年紀還要稍長一點，但他不會說台語，主要以國語發音演出，不須刻意有省籍區分。老湘主要是農會幹部和隱性的動物保育員兩種身分。阿福的角色，關鍵在於他都沒有要站在哪一邊，左右為難這型態來進行。

一開始由不同村民聲音與螢幕字幕顯現，主要是要呈現出村民生活上遇到石虎的襲擊，與石虎的疾病帶來的影響，才會計畫要開始抓石虎之行動。劇中的地點是在山林裡抓石虎，道具和場景，可以從這方面來思考預備。

陳思文，道道地地高雄人，斜槓人生，同時兼有許多身分，服務稽核員、Podcaster、T-shirt 創作、文字創作，主要以接案為主，廣義的藝術家。創立「Podcast 是就說故事」頻道。喜歡創作，喜歡不被框架的生活與創作，特愛舞台劇。曾獲基督教高雄善文學獎，高雄小故事第二級。

1991

《風鳥皮諾查》

劉克襄

《風鳥皮諾查》是劉克襄第一本書寫鳥的小說。故事描寫一隻名叫「皮諾查」的候鳥，被長老賦予尋找傳說中飛到南方成為「留鳥」的候鳥「黑形」，在歷經「黑形」可能走過的探險足跡之後，「皮諾查」雖未能找到「黑形」，卻決定獨自留在南方，看看夏天的大沙地繁殖的模樣。小說依隨鳥的視界飛行，深入鳥的心態，探討其生存哲學。

改編構想

《風鳥皮諾查》中，皮諾查與跛腳談論何謂「遷徙」，自此不再劃分候鳥與留鳥的差別。透過兩鳥對話，不僅只是談論遷徙，更希望可以從中點出每個人追尋心中的理想時，是不是一定要有具體的目標？每個人的目標都要一樣嗎？又或者其實在爭執的過程中，也會發現之間的共通點？當能夠放下這些界線的時候，或許也是展開新旅程的契機。

劇本內容

跛腳：這大概是最後一批去北邊的鳥群。你如果要走，最好跟他們一起，不然，就來不及了。

皮諾查：為什麼大家都要叫你跛腳？我看你的腳，很正常呀。

跛腳：名字不過就是代稱，一點都不重要。

皮諾查：名字怎麼會不重要？

跛腳：不管名字是什麼，只要知道那是我，那就好啦。我就是跛腳，沒有跛腳的跛腳。你也可以

以叫飛行，很愛飛的飛行。

皮諾查：不是飛行，是「黑形」！你怎麼老是記不住這個名字。

跛腳：你還在找他喔？

皮諾查：對啊！他是我從小到大的偶像。這些日子以來的飛行，都是為了找到黑形。

跛腳：你找不到他的，別找了吧！

皮諾查：你根本沒看過，為什麼要我別找他！我看你根本就是嫉妒黑形。

跛腳：每一代的長老，都用自己的經驗在創造神話。皮諾查，你要學會判斷。偉大的祖先，可

能都只是傳說。

皮諾查：長老不可能騙人。

跛腳：我的長老也曾經跟我說過。

皮諾查：說過黑形對吧！就說黑形真的超有名的。黑形是所有環頸鴿裡面飛得最好的鳥，他飛過我們都到達不了的地方。你知道他的飛行技巧嗎？超高速旋轉飛行！你不知道吧！不要再停留在這裡了，跟我一起去找黑形吧！當一隻有企圖心的環頸鴿。

跛腳：這段遷徙的旅途，你快樂嗎？

皮諾查：很快樂！我到過水田、沙丘，認識很多不同的鳥。還有高山，我花了好久時間才克服那個很冷的強風。那天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挑戰，我覺得那天之後，我就離黑形更近了。

跛腳：皮諾查，你很努力，可是他……有可能已經死了。

皮諾查：欸！黑形沒有死！你怎麼可以這樣！

跛腳：沒有這隻環頸鴿，你相信我。

皮諾查：你沒有看過黑形！你只是……你只是不想要遷徙！你是沒有勇氣的留鳥！你對候鳥有太多偏見。你們這種留鳥，才不懂黑形有多厲害！連黑形都沒看過，你懂什麼？

跛腳：皮諾查，你真的覺得，我們有不一樣嗎？

皮諾查：拜託，我們哪裡一樣！我們候鳥就是要勇敢去飛啊！你們留鳥真的很沒種。我們到底哪裡不一樣？我比你年輕、肌肉比你有力、我知道黑形，而且，我的腳很健康！你就是因為不相信有黑形，才會乖乖待在這個地方，變成被叫做跛腳的留鳥！

兩鳥沉默。

皮諾查：（對於跛腳有點抱歉）……你可以跟著我去找黑形嗎？我保證你不會後悔。

跛腳：我已經習慣在這裡生活了。而且，我也飛不遠了。

皮諾查：我覺得黑形一定就在附近了，我們一起去找吧！那一定很開心的。

跛腳：你會躲避獵人了嗎？再往北去，很危險的。

皮諾查：我不怕！只有經過這樣的歷練，才是真正的環頸鴿。

跛腳：你學會分辨樹叢騾動的聲音了嗎？

皮諾查：我知道我知道，你很囉唆。

跛腳：你曾經去過大沙地嗎？有沒有在那邊認識你喜歡的對象？

皮諾查：我去過的山比大沙地還辛苦。你有去過嗎？為什麼問我那麼多，很愛碎碎念。

跛腳：偉大的祖先都很厲害，我們永遠看不見他們的樣子，只能一直找、一直找，讓我們一直飛，不會停下來。皮諾查，黑形只是長老創造出來的神話。

皮諾查：如果沒有黑形，我為什麼要飛到這裡來呢？

跛腳：一定要有他才能飛嗎？皮諾查，你覺得一定要有一個理由才能前進嗎？

皮諾查：那麼你又是為了什麼，留在這裡呢？

跛腳：你知道嗎？我很懷念我在沙地停留的日子，那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候。

皮諾查：我也很喜歡在沙地的時候，那時我也認識了好多夥伴。

跛腳：沙地的生活環境很單純，飛行的路徑也很適合我們的體型。尤其那邊的食物超好吃，你知道，就是——

皮諾查、跛腳：（異口同聲）小蚯蚓！

跛腳：我們左邊看看，右邊看看，再整理一下羽毛。看到小蚯蚓的時候，我們要用最快的速度移動我們的身體（雙腳小步小步移動）把牠吃下去！

皮諾查：沒錯沒錯！我發現我們都一樣，哈哈。

跛腳：真想念在沙地時的時光。

皮諾查：想念小蚯蚓的味道吧！

跛腳：還有很多，我已經很久沒有想起來的事情。

皮諾查：你想跟我一起飛嗎？我們一起遷徙，再回去沙地吧！

跛腳：我想，遷徙不是由南到北、由左到右，不是飛過來飛過去的過程。遷徙更像是一種自我

挑戰。候鳥的遷徙，是距離上的遷徙。而留鳥也有留鳥「遷徙」的課題。

皮諾查：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都留在這裡了，你想要遷徙什麼呢？

跛腳：你說的對，每一隻環頸鴿心中，都該有一隻偉大的祖先。有了他，我們就會往前飛行。而我也該好好振作了。

皮諾查：說到這，你到底叫什麼名字呀？

突然吹起一陣大風。

皮諾查：哈哈！看來我們都是有經驗的環頸鴿！這個風不算什麼。順著繞一圈，就可以好好停下來啦！欸，你剛剛停下來的方式，我沒有看過耶！可以教我嗎？

跛腳：風吹的方向變了，你再不跟去就來不及了。明年再來吧，兄弟。

皮諾查：你要跟我一起走嗎？

跛腳：（搖頭）我會幫你打聽飛行的消息。

皮諾查：（笑）是黑形！

表演導引

1. 皮諾查與跛腳同樣都是環頸鴿，在演繹時可以嘗試思考：環頸鴿這種小型候鳥會出現哪些習慣動作？尤其牠們的腳與身體如何行走，嘗試運用肢體會讓演出更生動。
2. 兩鳥個性迥異，皮諾查一心深信長老的黑形傳說，性格有點莽撞。相較之下，跛腳像是「過來人」，在表演過程中可嘗試做出對比。
3. 爭吵與最後和解的地方可以利用音量製造落差感，為戲劇增添張力。
4. 帶領學生讀劇時，可以思考：跛腳的腳是否真的受傷？如果有，這是勳章還是缺陷？為什麼跛腳要告訴皮諾查一切只是神話？不同的答案對於跛腳會帶來不同演出效果。

劇作家

邱湘茵，嘉義布袋漁村長大的孩子，任教於臺南的國文教師。喜歡沉浸於戲劇與故事帶來的感動，最近體認新生命的辛勞與美好。期待用文字體察生活的可能，願每段生命都能被溫柔對待。

改編構想

隨著翻閱原著《風鳥皮諾查》的次數愈多，我逐漸對皮諾查產生強烈共鳴，尤其在深知牠所經歷的種種後，看到原著末段與跛腳的對談，我感受到皮諾查對生命的質疑與疑惑，更為牠的滄桑感到心疼，這些元素都讓我對皮諾查有非常多的想像。在改編上，原著的情節已相當飽滿又充滿想像和詩意。為求在將小說原著改成劇本時還能保留這項質地，我沒有將原本的情結與對話刪去太多，反而是以原先的架構作為骨架，再將想講的主旨作為血肉填上，並加入數個沉默時刻，使受眾可以細細咀嚼兩位角色的心境。

劇本內容

剛經歷秋颯蹂躪的臺灣某西部臨海沙地上，到處都是垃圾、塑膠水桶和漁網，混亂不堪，仔細觀察還會看到許多樹枝與破碎的蛋殼。跛腳降落沙地，發現朝海口而去的路上有一道筆直的環頸鵲腳印，腳印的盡頭是皮諾查，牠依舊站在那裡凝視大海。

跛腳：（喊）喂！

跛腳用迂迴地方式行走，走到皮諾查身旁，似乎很怕留下些什麼。

跛腳：喂！你怎麼又跑來這？

皮諾查看了跛腳一眼，又繼續轉身凝望大海。

跛腳：你的腳印這麼明顯，很容易被野狗跟蹤。

皮諾查：……。

跛腳：又在想那一晚的事？

皮諾查：……。

跛腳：我們在這裡繁殖，本來就經常失敗；你既然選擇當留鳥，我勸你還是早點習慣。

皮諾查：誰說我要當留鳥的？

跛腳：嗯？

皮諾查蹲下。

跛腳：不當留鳥，你留下來幹嘛？

皮諾查：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不想再被利用了。

跛腳：怎麼說？

皮諾查長嘆一口氣。

皮諾查：這一路上，沒找到黑形、認識的同伴被殺、朋友失蹤、我的巢穴又被颱風吹垮、小孩也沒了……我知道我離開北方一定會遇到一些爛事，我原本以為這沒什麼大不了！但當事情接二連三發生，我開始感覺到一種被背叛的感覺，這讓我開始懷疑遷徙的本質。

跛腳：（蹲下）你繼續說。

皮諾查：遷徙，本來是讓我們活下去的生理機制，但我們年復一年的南闖北歸，不斷體會生死離散的打擊……我開始覺得這就像是一個詛咒，一種深深扎在我們血液裡的宿命！不管我們怎麼逃，時間到了就注定得遷徙，開始每年一年不斷輪迴這些地獄。而那些回不來的環頸鴿，一一被長老捏塑成光榮的背叛者，並年年派出一批必須臣服於詛咒的環頸鴿尋找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殘酷地重複著……。

沉默。

跛腳：所以，為了不再去經歷這些事，你選擇留下來？

皮諾查：對。

跛腳：但你只是從一個封閉的體制轉換到另一個類似的制度而已。

皮諾查望向跛腳。

跛腳：對我們而言，不當四處遊移的候鳥，就是變成只棲身一處的留鳥。兩種身分各有各的生存規則，就看你要哪一種。但在我看來，本質都是一樣的。

沉默。

跛腳：我也是在北方出生的。當時的我跟你一樣，喜歡冒險，飛行技術非常好，每年都能回到北方。可是有一次，我到環礁湖採食，被螃蟹夾傷這條腿，所以那一年我只好留在這裡。

皮諾查：你適應得還不錯！

跛腳：（搖頭）一開始，我很排斥跟這裡的留鳥成對，而且我的孩子要出生前，巢穴就被野狗毀了。那一年是我最慘澹的時候，可是我的心靈卻得到解脫！我沒有遷移的束縛後，我再也需要把一生的時間花在飛行上，更不用再扮演被詛咒的候鳥！雖然我只是換了另一套封閉的規則，但至少快樂多了。

皮諾查：我不當留鳥的！

跛腳：但你留下來了。

皮諾查：誰說留下來就是留鳥？

跛腳：可是你不打算遷徙。

皮諾查：你以為我會跟你一樣放棄遷徙？

跛腳：你都認為遷徙是詛咒，那為什麼不逃脫？

皮諾查：逃得掉嗎？

跛腳：逃不了嗎？

皮諾查：逃過又怎樣？

跛腳：逃離了才知道。

皮諾查：我沒打算這麼做。

跛腳：但你正在這麼做。

長沉默。

皮諾查：我不想再當候鳥，可是我也沒打算變留鳥。

跛腳：那你打算變什麼？

皮諾查：不知道，總會有我想變成的樣子吧！

沉默。

皮諾查：是不是有東北風？

跛腳：嗯，已經秋天了！

皮諾查：雪山還沒下雪吧？我想去山裡一陣子，一起來嗎？

跛 腳：太累了！（沉默）不找黑形了吧？

皮諾查笑而不答，轉身展翅往後方的山裡飛去。

皮諾查：（環頸鴿叫聲）GO！WE！

跛 腳：（無聲）……再……再……（小聲）再見……。

皮諾查漸漸遠去。

跛 腳：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皮諾查，他後來有找到黑形嗎？有再遇到紅繡嗎？有沒有突破詛咒？或是找到自己的樣子？我並不清楚。隨著東北風颳起，沙地再次回到毫無生機的景象，理所當然地，陸續有環頸鴿來到這裡，他們通常看到我的第一句話都是……請問，你看過皮諾查（唇語無聲念出）嗎？

劇終。

表演導引

1. 演員在演繹角色時，可將注意力放在對白的丟接，不一定要形塑出鳥的外型。
2. 皮諾查與跛腳在每一個沉默都有其心境變化，演員不一定要「外顯」出行為，但這些變化都是可以推進角色的重要時刻。
3. 跛腳的最後一句話：「請問，你看過皮諾查（唇語無聲念出）嗎？」僅「皮諾查」以唇語無聲念出，其他字仍須發出聲音。

凌士哲，藝名馬士，是一個明明愛表演藝術成癡的人，卻意外在大學讀了傳播、又恰恰學以致用的廣播DJ。現在除了平常主持做節目外，也在研究所進修戲劇，過著工作、論文兩頭燒的崩潰生活。未來夢想可以在芬蘭學戲劇表演，但可不可行並不知道、也不重要。

1997

〈惡魚〉

林宜濤

〈惡魚〉為林宜濤同名短篇小說集《惡魚》的其中一篇，擅以喜、鬧劇形式嘲諷社會時事的林宜濤，以一則刊登在地方報的「目擊惡魚」新聞為故事軸心，暗諷樂於編造新聞的記者，並給予謠言如真理、新聞如虛構小說的社會現象某種程度的覺醒。

改編構想

〈惡魚〉原文以鱷魚出沒是真是假「只有鱷魚知道」作結，張力及趣味性十足，本篇自此發想，改由鱷魚以網紅身分登場，親自揭發市長偽善及為拚連任，試圖掩盖鱷魚造成市民死傷的事實，劇本並透過幕僚及線上觀眾串場，呈現他人在面對事件時就自己所見，表現出的各說各話，各信其信。至於這齣看似鬧劇的結局以鱷魚對準直播鏡頭，向觀眾提問自己是真是假，除向原著致敬，亦邀請觀眾重新思考，在這個科技更為發達，社會更加進步的時代，我們是否離真相愈來愈近。

劇本內容

場景：日光公園

人物：鱷魚、市長、幕僚、線上觀眾

直播倒數 3、2、1。

鱷魚：大家好，我是爬蟲林大，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不是烏龜、也不是蜥蜴，是地表最大的爬

蟲類——鱷魚。相信大家對我身後的水池應該不陌生，沒錯，就是最近驚傳鱷魚出沒、

鬧得沸沸揚揚，位在日光公園的兒童遊戲區。據說昨天已經是這星期第三起通報，最新目

擊者表示，鱷魚長約兩公尺、瘦長、為深褐色，專家研判可能是眼鏡凱門鱷，建議日光動

物園確認是否有鱷魚逃脫。究竟，這鱷魚是真是假？今天，我們邀請到日光市的大家長，

吳市長來為大家解答。

線上觀眾：林大今天的裝扮有像鱷魚哈哈！

線上觀眾：怎麼覺得林大看起來怪怪的……

市長：爬蟲林大好，鏡頭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線上觀眾：哇，市長本尊耶，市長好。

鱷魚：市長，你說這目擊者看到的鱷魚究竟是真是假？

市長：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跟各位市民朋友報告，絕對沒有這回事，選舉快到了，這是對手刻

意味黑！況且我們動物園裡的鱷魚一隻都沒少！

鱷魚：言下之意，是目擊者在說謊囉？

市長：沒有啦，是我們現場的鱷魚裝置藝術做得太逼真了，來來來鏡頭帶一下，大家看了就知道！

鱷魚：不是有一個人的腳還被咬斷了？這麼安靜難道是被你用新臺幣治好啦？

市長：（不明顯地愣了一下）林大真是愛說笑，鱷魚其實是其他候選人開始造謠時，我們發現大人小孩變得不敢來公園、假日沒地方去、有損居民生活權益，附近店家生意也大受影響，就乾脆跟動物園合作，趁勢弄個吉祥物，打造鱷魚造型遊樂設施，讓這成為獨一無二的遊戲場，大家放心，也可以創造話題吸引更多民眾來觀光。

線上觀眾：笑死，你也做Q版的，拿逼真的鱷魚當吉祥物，小孩看到會哭吧！

鱷魚：怕大家假日沒地方去？是怕你連任失敗沒地方去吧？還有吉祥物，你不是痛恨鱷魚，半個月前才為了節省預算，要日光動物園園長偷偷安樂死鱷魚嗎？

線上觀眾：哇塞，有這種事？難怪把爬蟲類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林大撿到槍！

線上觀眾：卡，賭林大等等會被請去市長辦公室喝茶。

幕僚A覺得網紅有點奇怪，在鏡頭後方大動作示意要爬蟲林大立刻換話題。

市長：（驚訝但故作鎮定）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民眾權益我們永遠擺第一，還有，聖雄甘地曾說：「一個地方的偉大與文明道德進步的程度，端看他如何對待動物」，我們不可能這樣對待鱷魚，衷心期望謠言止於智者。

鱷魚：是嗎？你那天沒這樣說，動物園的鱷魚怎麼會集體逃亡，咬人的那隻不就是還沒抓回去的那隻嗎？

鱷魚一時激動，扮成網紅的妝髮些微脫落，於是往市長後方退了一步。

幕僚B：（小跑步進場、上氣不接下氣）那個，網紅好像出事了……

幕僚A：你真的是！人家都直播多久了，你才要出事了！

幕僚B：不是不是，他家地板，都是血，我找不到人！

幕僚A、B互看一眼，再同時看向站在市長後方，妝髮些微脫落的鱷魚。

市長：這次對手編的故事怎麼那麼有創意，鱷魚集體逃亡都出來了。（試圖扯開話題，邊笑手邊比向後方的仿真鱷魚作品）不管他，我們這幾隻仿真鱷魚還有QR Code的，刷下去會有中英文影片介紹，多可愛！

鱷魚：可愛？直播前不是還在嫌它們醜，你才醜，你全家都醜！

鱷魚妝髮持續脫落，現場幕僚們發現不對勁，大動作比向市長後面，要市長快離開，但市長以為幕僚要他架空網紅繼續介紹，於是講得更起勁。

線上觀眾：天啊，他不是林大！

線上觀眾：市長你後面！

線上觀眾：市長快跑！

市長：不僅如此，我們同仁很用心，還特地談合作，規劃了一系列的推廣活動，今天在線上的朋友有福了，先跟你們預告，重新開幕那天我們會安排知名親子電視台的哥哥姐姐來這裡帶動唱，和現場小朋友一起同樂，前一百名到公園和鱷魚一起拍照打卡上傳的人還能獲得限量福袋！

鱷魚：噢？還真讓人期待啊（慢慢張大嘴）……

市長：相信大人跟小朋友來這都可以玩得很開心，哈哈哈……

鱷魚妝髮完全脫落現形，以極快速度從市長後方一口把他吃掉。

現場所有人嚇得落荒而逃，直播鏡頭落地。

鱷魚緩緩走向鏡頭，拾起對準自己。

鱷魚：（抹嘴後微笑）有人說，我是真的，有人說，我是假的，現在，你們覺得我，是真的，還是假的？（市長的聲音）請大家投我一票。

直播結束。

表演導引

劇本為同時呈現各方所見及反應，有較多須同步處理的畫面，線上觀眾或可以偶戲、光影及跑馬燈等不干擾直播對話的形式呈現。另外幕僚在此雖亦非主要角色，但其中一位以跑步進場帶來網紅死訊的轉折設定，頗為關鍵。

劇作家

何逸嫩，左撇子，半個藝術行政，填表單剛好要換下個區間的尷尬年紀。讀卡爾維諾、看提姆波頓，喜歡動物，想養一隻叫李斯特的貓，還有一隻叫大頭的鴨子。

惡魚

張育瀚

改編構想

故事發生在二〇二二年的臺灣某市長的辦公室裡，這是一部黑色幽默的情境喜劇，所以人物展現乃至整體風格都可以不必刻意依照現實生活為之。

劇本內容

角色：市長、秘書、男子、鱷魚（可以戴面具或穿布偶裝）

一條巨大的鱷魚緩慢游過。

市長：可以麻煩你跟我解釋一下這是怎麼一回事嗎？

秘書：市長先生，您的意思是……？

市長：來，你過來……（秘書愣愣地走過去）來，你看一下，這是什麼？

秘書：啊……蚵仔麵線？

市長：那這個呢？

秘書：奶茶。

市長：那請問一下喔，這碗蚵仔麵線跟這杯奶茶合起來會變成什麼呢？

秘書：……您的午餐？

市長：錯！是瀉藥！這是什麼莫名其妙的組合啊？奶茶跟蚵仔麵線兩個合在一起吃絕對會拉肚

子的吧！（邊講邊打開來吃）我告訴你……我今天如果被你搞到食物中毒送醫院死掉……
那你絕對會倒大楣……真是的……（把吸管插上奶茶）這個搭配怎麼可能……（喝了一口奶茶）……蠻搭的欸。

一陣沉默。

秘書：市長，丹丹漢堡一直都是這樣配的……（停頓）市長，有幾件事要跟您報告一下。

市長：嗯。

秘書：聽說昨天半夜有民眾通報看到鱷魚。

市長：啥？

秘書：鱷魚，昨天有人在排水溝裡看見了。

市長：（繼續吃著麵線）是喔。

一陣沉默。

秘書：啊……市長，您知道什麼是鱷魚吧？就是嘴巴長長的、滿嘴尖牙然後可能會吃人的那種生物。

市長：嗯哼。

秘書：可能會吃人喔。

市長：嗯。

秘書：所以可能會有民眾因此受傷。

市長：嗯嗯。

一陣沉默。

秘書：然後就會影響到您之後的選舉。

市長：（猛地站起來）什麼！你是說牠是一條會影響我民調的鱷魚嗎？

秘書：啊……我是覺得……算了。

市長：然後呢？那條會影響我民調的鱷魚後來怎麼了？

秘書：衛生局那邊有先請生物專家去做過評估了，情況不太理想。

市長：不太理想是怎樣不理想？

秘書：專家說，那可能是一條母鱷魚，會出現在這裡很可能代表還有更多小鱷魚，只是還沒被發現。

市長：那些小鱷魚也會影響到民調嗎？

秘書：啊……這個我不太確定，但應該會吧！

市長：該死！專家怎麼說？

秘書：專家說可以用雷達還是紅外線之類的定位鱷魚的位置，只是需要幾天的時間。

市長：新聞報出來了嗎？

秘書：還沒——（停頓，拿出手機）喔，現在報出來了。

市長：（擡著頭）喔——（停頓，沉思半晌）還是我們先請媒體報導專家猜測這可能是中國大陸在打資訊戰混淆一下？

秘書：這樣民眾會不會覺得有點太扯……？

市長：嗯……也是啦，鱷魚咬人擺在武漢肺炎後面的確有點難嚇唬人。

秘書：所以市長，武漢肺炎真的是病毒武器嗎？

市長：我怎麼知道。對了！目擊者呢？

秘書：市長您是說第一個吃蝙蝠的人嗎？

市長：不是在講肺炎，是鱷魚，第一個看到鱷魚的人！

秘書：喔……喔！鱷魚，對，嗯……去查一下應該很快就能找到人。

市長：好，快，快去找他！

秘書：好！

秘書奪門而出，然後又跑回來。

秘書：等一下，我們找他要幹嘛？

市長：我怎麼會知道，但是總要做點什麼吧？

秘書：喔好吧。

秘書再奪門而出一次。

秘書和男子奪門而入。

秘書：市長，人我帶來了。

市長：太快了吧！

秘書：啊不是……是他自己……

男子氣沖沖的衝進門，手上拿著一支木條，嘴裡嚼著檳榔。

男子：你們政府到底是怎麼處理事情的啊！

秘書：……自己跑來的。

市長：先生，你……

男子：來來來你就是市長——

秘書：黃先生！

市長：不要打我！

一陣沉默。

男子：幹嘛？你們幹嘛這麼緊張？（發現是手上的木條引發大家的恐慌）喔，沒有啦，這個是我

剛才從工地那邊趕過來，啊一著急齣，就不小心也一起拿來了。你們不要緊張啦，我只

是講話齣，比較大聲一點，啊個性比較急啦，放輕鬆放輕鬆。

市長、秘書鬆了一口氣。

市長：啊……原來是這樣啊，那黃先生關於鱷魚的事……

男子：對！鱷魚！啊是說你們市政府是怎麼處理事情的啦！

秘書：黃先生！

男子：幹嘛？

秘書：可以先麻煩您把……那個……先放下嗎……？

男子：喔，可以啊。

男子把木條放在地上。

市長：黃先生，對於你的事情我們真的感到很遺憾……

男子：啊是要遺憾什麼啦，我人好好的。

市長：啊對……我的意思是……

男子：你們不要只會在那邊遺憾來遺憾去的啦，要處理事情啊！

市長：對，我……

男子：那隻是鱷魚，不是說什麼小丑魚還是狗仔魚，牠會咬人吶！

市長：對，我們都知道，黃先生，目前我們已經在對這件事情調查……

男子：你不要騙啦，調查調查，講老半天結果只有在那邊操作媒體掩蓋我們這些市民的焦點啦！

騙我沒在看新聞喔！

市長：你怎麼知道……欸不對，不是這樣的，我們真的已經請專家學者對那邊進行了全面性的調查。

男子：你們最好是趕快處理這件事情啦，不然餹，說不定那隻鱷魚就給他生了一整窩小鱷魚，到時候看你們是要怎麼處理啦！

市長：你怎麼知道……欸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對，我們正在處理！

男子：好啦，知道就好啦，我只是想說怎麼都沒看到有人在處理這件事，就跑來親自跟你說啦！

市長：是是是……

男子：那沒事我就回去工作了啊？

市長：來，送黃先生下樓……

秘書：黃先生，這邊請！

男子：好啦。

男子離開，又突然衝回來。

市長：別打我！

男子：啊？喔沒有啦，只是想說難得來這種地方，可不可以跟市長先生拍個照……？

市長：拍……拍照？喔，當然可以！

男子拿出手機跟市長拍照。

男子：那我走啦。

市長：請……

男子離開。

剩下秘書和市長兩人在辦公室。

市長：累死了……

市長又坐下來。

一陣沉默。

秘書：市長，那我們現在要幹嘛？

市長：什麼幹嘛？

秘書：呃，就是，鱷魚啊？

市長：喔，我們不是已經做事了嗎？

秘書：市長，我們只有把黃先生找來，然後你跟他拍了一張兔耳朵濾鏡的自拍照。（頓）就這樣欸，跟鱷魚一點關係也沒有。

市長：唉，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是市長，你只是一個小秘書，我跟你講，你以為我剛才只有跟那個黃先生拍照而已對不對？NO！大錯特錯！我剛才那是安撫民心，這才是市長要做的事，

老實講，誰沒有看過鱷魚？對不對？這個鱷魚齣，牠要不要影響到人民生活，其實就不是問題。

鱷魚從市長背後游過。

秘書：市市市市市長……

市長：幹嘛？

秘書：鱷鱷鱷鱷鱷鱷鱷……

市長：就跟你說了鱷魚不是問題，唉你真的是沒慧根……

鱷魚走到市長旁邊。

秘書：在你旁邊……

市長：什麼在我旁——（頓）啊？

秘書指了指站在市長旁邊的鱷魚。

市長轉頭。

市長：一般來說，這樣是正常的嗎……？

沉默。

兩人慘叫竄逃。

鱷魚看著他們，然後也跟著竄逃。

市長：你幹嘛也跟著害怕啦！

燈驟暗。

全劇終。

劇作家

張育瀚，一九九九年生，高雄人，目前就讀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近年作品：響座劇場《再見了，瑞北》、國立中山大學一一一級畢業製作《白羊鎮》、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畢業製作《艷陽西下》，在劇場裡載浮載沉、掙扎、摸索中。

改編構想

〈鱷魚的夢〉改寫了〈惡魚〉裡的角色黃大容，為一位「以報案者之名、虛構了鱷魚存在的記者」——即鱷魚在下水道、原本僅為「傳聞」一事，現已獲「證實」。在此角色與背景設定下，〈鱷魚的夢〉五個段落架構在黃大容從現實進入夢境、與自己對話，而又清醒的這段過程中。本文希望藉由現實與夢境、黃大容身為記者亦報案者的對立，探討角色作出自相矛盾的行為後而迷惘的心境，再引導讀者思考鱷魚指涉為何物，可以是角色內心層面、自我與道德的拉扯，也可以是社會體系裡、巨大而無法撼動的習慣，抑或是那些無形卻可見、刻意被忽略的議題；文末再以開放式結局向讀者提問——是誰創造了鱷魚、誰變成了鱷魚、誰看得見看不見鱷魚——鱷魚在哪裡？

劇本內容

1

地震頻繁，傳聞眾多鱷魚從地底爬出。這裡的市民每個人都做了關於鱷魚的夢，凌晨三點，黃大容在麵攤吃宵夜。

麵攤老闆：你也夢到鱷魚了？我聽新聞說鱷魚會在凌晨三點出現、還會跑到人的夢裡面嚇人，而且做越多虧心事的人會夢得越多，像我就只有夢過一次，厲害吧。

黃大容：你半夜沒在睡當然夢不到。很煩，我這禮拜已經夢到五次了。

麵攤老闆：但是我曾經在半夜三點跑去河邊看到底有沒有鱷魚，什麼都沒有啊！你們新聞應該不會亂報吧？

黃大容：我不知道啦。

麵攤老闆：開玩笑的啦，新聞怎麼可能亂報。你們電視台的人一定是壓力太大了啦，整天在報鱷魚的事情，一下說出現、一下不見、一下又出現。

黃大容：討生活怎麼可能壓力不大。我不知道啦。

麵攤老闆：不然你去拜拜？大廟那邊開了一間拜鱷魚的小廟，還有賣鱷魚護身符，你要不要去試
試看？

黃大容：拜託，那些都騙人的啦。

黃大容喝完一手啤酒，在麵攤桌上睡著。

2

老年黃大容優雅地坐在湖畔旁，麵攤老闆牽著鱷魚進場。

啊鱷魚在哪裡／在空蕩的下水道笑你／笑你這些大人們看不到鱷魚在哪裡／啊來玩躲貓貓／把鱷魚藏起來小心翼翼／別跟那些孩子說 鱷魚在哪裡／鱷魚打了三個呵欠／肚子餓 要吃掉孩子未
來的想像／所以別跟他們說這世界上還有鱷魚／不乖的孩子們就踢到太平洋去／啊鱷魚在哪裡
／在空蕩的下水道等你／變成了貪婪的大人就丟到水溝餵鱷魚／啊鱷魚吃鱷魚／我們也不願意
過得小心翼翼／別跟我的愛人說我是一隻鱷魚／那會祝福我的吧也永遠祝福你。

青年黃大容蹲在石頭上拍鱷魚，鱷魚蹲在石頭旁尿尿。

麵攤老闆：多多，多多來！不好意思，鱷魚有地盤性。

青年黃大容：啊，沒關係，阿伯，先生？

麵攤老闆：你是專業的嗎，還是業餘的？

青年黃大容：沒有，學生，還在學而已。

麵攤老闆：你可以找光線比較好的地方再拍，你跟我來看。

青年黃大容跟著麵攤老闆上橋。

麵攤老闆：這邊有陽光和陰影的層次比較不會失敗，最好拍的時候是清晨和夕陽的時候。

青年黃大容：失敗有什麼關係？大哥也拍照嗎？

麵攤老闆：以前玩過而已，等到你看到光線有 feeling 的時候再拍，看這個景比較有 feeling 還是
那邊的景。

鱷魚舔了黃大容的腳踝後跳回池塘，兩個黃大容對看。

麵攤老闆：牠說你拍得很好，鱷魚不會說謊。好啦你慢慢拍，加油。多多！走囉！

麵攤老闆跳進池塘，和鱷魚一起離開。

青年黃大容在漁場發呆，中年黃大容正在游泳。

中年黃大容：嗨，這裡很乾淨，有很多鱷魚！

青年黃大容走下碼頭。

青年黃大容：我什麼都沒看到。但水底下在發光，很漂亮。

老年黃大容進場。

中年黃大容：嗨！

青年黃大容：你變好多，你怎麼沒有在當記者了？

老年黃大容：是嗎，我在電視台當總監。

青年黃大容：太好了！

老年黃大容：你看見鱷魚了嗎？

中年黃大容：有喔，在這裡。

青年黃大容：哪裡？

這裡是一望無際的白，除了我自己，什麼都沒有。沒有物件可以敘述，全白沒什麼能摹寫的，空洞的白？空虛的白？寂寞的白？都不是，它比虛無更清澈，比寂寥更寧靜。這裡跟任何人無關，連同我的過去與未來也沒有，這裡只有無止盡的當下，除了我的呼吸聲，除此之外什麼也聽不見。

凌晨，黃大容在麵攤座位上醒來，發現周遭的顧客都睡著了。鱷魚坐在黃大容身旁，但黃大容看不見鱷魚。

黃大容：鱷魚啊，這又是第幾次，你出現在我的夢裡？到底什麼時候才能還我一個安靜安心的夜晚？當我一睜開眼睛，你就在我面前大約十公分，一直盯著我看，我想伸出手去抓你，但你卻又像泡沫一樣消失。

鱷魚：是，所有人都看不見我，我只能出現在夢裡。

黃大容：後來我發現，我只要刻意去找你，你就絕對不會出現在我面前，只要我一打消去找你的想法，你又馬上出現在我眼前了。我真的不能去思考、去記得有關鱷魚的所有事情嗎？

鱷魚：隨你，反正我們一生下來，就注定被遺忘、被無視，所以他們也只能宣稱，鱷魚生活在下水道，但其實你也知道我不住在那裡，你也只是假裝不知道。

黃大容：鱷魚啊，你到底在哪裡？你是自己要躲起來，還是被別人藏起來？大家都知道鱷魚在哪裡嗎？你是故意的嗎？我找到你之後，然後呢？鱷魚啊，除了在夢裡，我還可以見得到你嗎？

啊鱷魚在哪裡／在空蕩的下水道笑你／笑你這些大人們看不到鱷魚在哪裡……

燈暗。

表演導引

〈鱷魚的夢〉含大量虛實對比場景，表演者可依想像自由發揮動作與場景的可能性。可參考

但不限於意識流、超現實、新媒體等藝術風格，也可以運用投影、光影、裝置、角色肢體狀態對比等手法，來區分現實與夢境的場景。角色功課上，試著思考黃大容身為一位記者會有什麼堅持，他做了什麼事情導致在劇中的迷惘？三個不同年齡層的黃大容，除了外貌、行為上的區別，面對鱷魚一事的態度又各自為何。已知鱷魚為某種集體意識的象徵，然鱷魚可轉化為偶、擬人化等角色扮演，也可運用抽象的光、聲音、無實物等方式呈現。劇中無指定角色與走位的段落皆可自行安排。

劇作家

黃文毓，設計系畢業，以設計藝術產業謀生；曾獲雲林學生影展實驗動畫金獎、克羅埃西亞一分鐘國際影展入圍。希望未來有自己的工作室，名為水形——創作上如同水般，無形亦無限，並永遠保持流動性、不斷重新塑型。

1997

〈黑與白—虎鯨〉

廖鴻基

《鯨生鯨世》描述著1996年廖鴻基與「臺灣尋鯨小組」於花蓮海域從事「花蓮沿岸海域類生態研究計畫」的經過，其中的〈黑與白—虎鯨〉寫的是與六頭虎鯨的不期而遇，字裡行間多是「鯨奇與鯨喜」的激動，題名「黑與白」則隱約透露著計畫執行中的辛酸。海的神祕超乎想像，廖鴻基深受吸引而寫下〈黑與白—虎鯨〉，他想傳達的核心即是：「海洋無可預約但值得期待。」

改編構想

〈黑與白——虎鯨〉是廖鴻基在一九九六年偕同船長潘進龍等人出航觀測虎鯨的隨行成果發表。當時，他們面臨經費短缺的壓力和尋鯨不一定看到鯨豚的強烈不確定性，在茫然失措時，猛然遇見虎鯨。由於虎鯨相當罕見，其錯誤假想，讓人從驚嚇、失魂，到船上的土匪（船員）難以置信自己的欣喜，低頭嚎哭，使全員感受到印在心底，與虎鯨之間那份牽連難分卻又黑白分明的溫潤之感，永生難忘。此改編從以上種種的過程，轉換到我們在陸上的日常，即便是在工作中，電玩遊戲公司內，也有著與此雷同的共同追尋：找尋屬於我們夢想的虎鯨，進程中不斷打拼，經歷不同的波折，展現人性的韌性、勇敢又具想像的美好。

劇本內容

夜色深沉。雷電交作。應語坐在辦公室的健身球上望著電腦，Ray 從外面進來。

Ray：·感覺週末要變天了！

應語：·（望向窗外）

Ray：·應語，你都睡在這裡？我看辦公室的沙發扶手處都睡出頭型了，你幾天沒回家？（頓）當初，進龍說辦公室要設廚房、淋浴間，我還想說肖諛，誰會把這當家。

應語：·謝謝經理關心。大概 Richard 住院到現在……

Ray：·Richard 走後，我看你，為了虎鯨項目，沒日沒夜。你們幾個以前他帶的，我只認得你？（頓）你也跟著他工作好幾年了吧？

應語：·嗯！

Ray：·那天我跟進龍去看他太太和小孩。小孩還那麼小……哎。（頓）聽他太太說，他連死前都還心心念念虎鯨，問進度到哪？

應語：我們整個團隊一直拚命趕，想說，至少讓 Richard 經理看到虎鯨遊戲上市。（頓）公司這幾年一直衝高市占率，為了這套開發，Richard 經理不但到花蓮賞鯨快二十次，即使確診，也還在狂盯進度。只不過，現在他突然離世，大家士氣低落，沒人知道各單位的合作流程和進展，未來該怎麼走下去……

Ray：還是有很多障礙跨不過去嗎？有嘗試先列出問題和可能的解決方案嗎？

應語：一籌莫展。以前全都在 Richard 的腦袋，聽他的。

Ray：…這麼慘？！（頓）

以前，我跟著宮本茂在日本做遊戲時，他都會直接穿戲服，像瑪利歐就是這樣突破重圍，魔力大賣的，這次，要不我們也來試試穿鯨魚服？

應語：不是放綠乖乖？？

Ray：不同級數，我是跟你說絕招！

應語：現在角色也還沒辦法噴水霧，側翻時也會 Lag。而且，視覺藝術家和燈光師還一直搞不定虎鯨眼上的大塊白色圓斑，說整個團隊得再重來看動作和闖關時亮點要打在哪。而且，玩家早期測試時說的 BUG 到現在我們怎麼也都測不到，我快瘋了！

Ray：你們明天有空整個項目的所有成員跟我開會嗎？是說，我穿整身虎鯨，會不會變型男？

應語：哈，謝謝經理。您明天什麼時候有空，我來聯絡大家？

Ray：明天也這個時間，如何？（頓）

進龍和我都已經收到品管測試單位表明要放棄了，他們認為根本沒有一個黑白分明的答案，這款虎鯨，就直接胎死腹中吧，別再投錢了。

應語：…（愣）

Ray：先別吃驚，我們再努力看看。（頓）

對了，昨天，那位嚎哭到大家都聽到，哭到～有夠誇張的那位，叫什麼名字？

應語：你說土匪？

Ray：…土匪？名字一定要取這麼……

應語：經理，您不要看土匪那樣，他很能危機處理。之前我們做虎鯨 3D 動畫，好幾個動作一直失敗，怎麼看，角色模組像仰倒，飛躍，跳起來都不像，還一團黑。後來，還是土匪加班弄好加特效，才可以高速動作。

Ray：…哭成那樣，是壓力太大還是……

應語：不只他，我也很想哭。（頓）

昨天他和音效設計團隊，一個一個把分鏡還有動作，跟背景音樂德布西〈月光〉重新整合測試，那個豚音，還有，晉級搭的搖滾電吉他——超棒！經理，明天開會時可以玩一下。土匪喜極而泣後還寫了一封 Email 給所有參與虎鯨遊戲的人。我——有轉給 Richard 他太

太。

Ray：應語，你今天會回家吧？（原來如此的表情）

燈暗。

表演導引

藉由討論虎鯨，卻沒有任何虎鯨的真實描述，引領觀眾體會看到與沒看到，築夢與放棄之間，無常和現實的感受拉扯。

Ray的角色是有意識地去體驗那種沒有築夢想法，卻願意提供生命經驗，去支持、成就別人追夢，度過難關的心境。應語的角色則是語氣堅定地去嘗試應對和回答，不論自己是有夢想或傳承夢想的人，如何走過危機處理，與團隊並肩享受喜與憂的不同詮釋。

劇作家

康筠翎，劇場學習者。平日喜歡機智問答，擅長觀察國際市場動態，跨領域轉譯資料為數字，進行企業價值評估，維持有利ESG投資。近期有心成為編劇，把生活中沒說出口的世界，遞變成為劇場創意，豐富觀者享受生活，會心一笑，為其帶來快樂和驚喜。

1998

《山豬·飛鼠·撒可努》

亞榮隆·撒可努

習於從遠處觀察、熟悉人類氣味的山豬「攝影師」，常聚在一起研究生存法則的「夜間部」飛鼠同學們……，撒可努從父親的話語中，學習理解動物行為背後的意義，以及排灣族與自然、土地溝通的「獵人哲學」。此本散文集團繞著動物、祖靈、小米、煙、酒與對排灣族的信仰等元素，描述著文明對部落的衝擊，還有撒可努重拾傳統價值的渴望。

老鷹的兒子

李玟伶

改編構想

《山豬·飛鼠·撒可努》書中講述了許多主角的童年回憶與原住民文化，沒有過多華麗詞彙，文字樸實真誠讀起來平易近人，在這個充滿著辛辣內容與追求刺激的世代，讀起來格外能感受到作家的真摯情感。主角撒可努與已逝的表弟聖雄之間的回憶，以及看似快樂的聖雄，最後被揭露的真心話特別令我感到心酸，並且感慨生命的無常。後半段以時空交錯的隔空對話來發展，雖然兩人看似處在同一個空間進行對話，實則都聽不見彼此的聲音。

原住民經常會有動物的神話故事，大自然的一切與原住民之間密不可分；然而「老鷹」一詞可以說是聖雄的傷痛，本篇中出現的老鷹要素除了帶動劇情發展外，也有其他意象象徵讓讀者或演員們去想像。

劇本內容

撒可努寫著作業，在一旁的聖雄不耐煩地翻著書，最後將書闔上。

聖雄：欸哥，我真的不是讀書的料。

撒可努抬頭看向聖雄。

聖雄：看到這些書我就頭痛。

撒可努：你少在那邊說些不想讀書的藉口，快點，小姑媽說今天一定要讓你寫完作業，不然你回家就沒晚飯吃。

聖雄：唉唷，今天絕對寫不完啦。

撒可努：那你就餓肚子吧。

聖雄：你幹嘛，我再怎麼讀，結果都一樣啦……幫一下啦。

撒可努：你不笨，你就是懶。

聖雄：（哀求地看著撒可努，裝可憐的樣子求他）嗯？拜託？

撒可努：（嘆氣）我就算今天幫你了，總不可能一輩子幫你寫作業吧？你不讀書的話，以後要怎麼辦？你要做什麼？

聖 雄：我、我這幾天就去山上幫我爸啊，我覺得我以後就適合做這種的欸。而且還能替家裡賺錢，多好。

撒可努：所以你這陣子沒來學校就是去山上搬木頭？

聖 雄：對啊！騎著我帥氣的野狼 125！

撒可努：……還是讀一些書吧，上大學說不定對以後會有幫助。

聖 雄：我這樣不好嗎？

撒可努：……好吧。那不寫的話，你就趕快回家吧？掰掰。

頓。

聖 雄：唉喲，不是啦，那個、就是啊、今天晚上我爸會比較早回家……

撒可努：所以？

聖 雄：……哥，今天讓我住你家好不好？上次我爸打我的地方還在痛。

撒可努：就跟你說要乖乖寫作業吧。

聖 雄：吼，和作業沒關係啦。

撒可努：那不然姑丈為什麼要打你？

聖 雄：喔……就，就上次我偷撈隔壁阿伯養的魚被抓到……

撒可努：（放下手中的書）唉你很笨欸！不是跟你說了你家隔壁阿伯的魚池不能撈，要撈就要撈

我們家斜對面那一戶的。之前明明就跟你提醒過了你還被抓到，真的是……

聖 雄：喔……。

撒可努：……好啦，不勉強你寫作業了，反正再怎麼勸你也不會動筆。（頓）要不要出去晃晃？

聖 雄：（興奮地點頭）好！走！

撒可努：那我們……去摘西瓜吧！（小聲地）我知道阿萊伯家的西瓜熟得差不多了，超大一顆的，我們去摘一顆來吃吃看！跟我走！

聖 雄：（笑）我早就知道你也不想寫作業了！

聖雄開心地把自己的書收拾並跑走。

撒可努也準備跟上時，場上響起了電話聲，撒可努接起電話後，場上傳來一聲老鷹的叫聲，撒可努抬頭張望試著尋找聲音的出處，默默地掛斷電話。

撒可努：在臺北待了幾年之後，有一天我接到父親的電話，他告訴我聖雄過世了。

撒可努照著鏡子穿上一件黑色西裝外套，一邊整理儀容一邊說。

撒可努：小時候我們都愛玩在一起，明明我們倆一起在後山追飛鼠、去果園偷瓜來吃的回憶，都還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雖然你不喜歡念書，但我看得出來你知道未來要做什麼，你有你自己的原則，所以我這個做哥哥的也不擔心你。

聖雄穿著工人的衣服從撒可努的方向進場，走向舞台另一側。露出手臂的同時也能看見身上的傷疤。他的手上拿著酒瓶的樣子看起來喝了點酒，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著。

兩人沒有看著彼此說話。

聖雄：哥，為什麼我和大家不一樣呢？……哥，我真的很討厭別人問我為什麼；為什麼這種天氣你還穿著長袖？為什麼你身上會有這些傷疤？……為什麼？一直問我「為什麼？」……每問一次，我就會想起那天滾燙的熱水。

撒可努：（撒可努停下手邊的動作，看向腳邊蹲下猛地擦皮鞋）……為什麼這一塊都擦不乾淨？聖雄：如果那天我沒有跳進浴缸裡的話，我或許也可以當運動選手吧？……為什麼那麼不小心……都是因為這樣……除了跑步我還擅長什麼？（往舞台另一側的墓碑旁坐下，背對著撒可努）哥，你曾經說過不讀書就會跟不上這個時代，我不想被這個社會淘汰，但我

真的不是讀書的料……！難怪我只有做苦力的命，對不對？

撒可努走向聖雄，往杯子裡倒一杯酒。

撒可努：聖雄……這個社會不公平啊，你這麼認真的一個人，怎麼那麼快就離開了。

聖雄：認真有什麼用？其他人看到我就只會注意到我的外表。我真的好討厭別人叫我鷹哥或是飛鷹。以後我一定要賺錢把這個「老鷹」的標誌拿掉。

撒可努：……這樣，可能太多了吧。（喝了一口杯中的酒）

聖雄：哥，你可能覺得我變了，看不起我，但我沒有喝醉喔。雖然我現在的樣子看起來有點瘋，但我還是有自己的原則，我有屬於我的快樂。

撒可努：嗯。

聖雄：相信我，如果隔天要工作的話，朋友再怎麼邀約我，我都不會出門的。所以不用擔心，不用擔心我會迷失……我真的把你當大哥看，所以我才告訴你這些的。

撒可努：上一次看到你的時候，我看見你和朋友在深夜的海邊彈著吉他唱歌，地上滿滿的啤酒罐，我印象中的聖雄好像變了。

聖雄：……哥，你會看不起我嗎？

撒可努看著聖雄沒有回答。

聖雄：我平常真的只喝一點點，你也知道平常工作壓力很大嘛，小酌一下沒什麼。……就算是
我生日那天也一樣，只要隔天要上班，我就不會碰酒……但那天晚上，朋友他們一直打
電話來說要慶祝，我怎麼推也推不掉，最後想說騎車去和他們碰個面就好……。

撒可努：太不公平了，他還這麼年輕……。

聖雄：可是那天晚上，我在路上居然看見有一隻老鷹在天空飛著，牠和我一樣往同一個方向直
直地前進，好像要帶我去哪裡……。

撒可努：聖雄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老天你應該會讓他上天堂的對吧。（抬頭看向天空）

聖雄閉上眼後張開雙手，身體漸漸不動。

撒可努：你以前就一直和我抱怨人們的眼光，還有對老鷹標記的不滿。可是到了你走之前，都沒
有機會把它拿掉。我想，一定是老天為了留一對翅膀讓你可以上天堂的。

撒可努把胸前的白花放在墓碑前。

撒可努：在我心中，你真的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

場上響起振翅聲與老鷹的啼叫聲，撒可努注視著天空。

撒可努往天空伸手時，燈暗。

表演引導

此篇的前半段，以兩人學生時期感情融洽的樣子來對比後來其中一人離世的惆悵，且後半段
是以時空交錯的方式進行對話，因此可以特別思考一下兩人之間對話節奏感的差異；以及多年後
已經成年的兩人，歷經了不同經驗與生活下會是什麼樣的口氣與心境轉變。想像一下經過多年後

來講述一件悲傷事的我們會是什麼樣子的？但盡量不要以太大的情緒起伏來演繹撒可努，練習從心開始簡單地去「說」。

雖然聖雄後半段從頭到尾都是背對著撒可努，但若表演者轉身面對撒可努說話的話，或許會給那段台詞有不同份量，因此可以設計一下轉身的時機。

劇作家

李玟伶，大學時熱衷於社團活動而踏進了劇場的世界。相關經驗大多在演員與配樂樂手之間轉換，這次是首次參與文學營學習劇本與編劇的工作。目前就讀於東海大學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

回家

賴妍延

改編構想

亞榮隆·撒可努的小說集《山豬·飛鼠·撒可努》前半段談論了父親傳子的狩獵秘訣以及尊重自然的重要，後半段則是細細書寫家中長輩的處事之道，以及在當時禁獵與政府重劃土地的背景下，許多原住民不得不放棄原本的生存方式，遠走他鄉一求溫飽的生命困境。

本次改編聚焦男孩們的日常互動與對話，藉由男孩之口傳達孩子們對環境變遷的思考與感受，也從中表現人與人之間溫柔的相處過程。

劇本內容

舞台呈現黃昏，後方背景為山林。

男孩A：我記得在這裡……

男孩B：好餓喔……那個飛鼠洞，到底找到了沒？

男孩A：有啦，你看，你看前面那邊！很快就到了！

男孩B：蛤？還要走喔！都走多久了！

男孩A：愛生氣耶，你搬去山下太久了，才一點點路你就……

男孩B：下午沒看到野豬，現在連飛鼠也找不到。

男孩A：有啦有啦，你看，我們不是到了嗎？

兩個男孩抬頭看著樹上的樹洞。

男孩B：真的嗎？這裡面真的有飛鼠？

男孩A：有！真的有！你看！

男孩A用腳踢踢樹幹，兩人再度抬頭往樹洞看。

男孩B：怎麼不在？你不要騙我！

男孩A：奇怪……他們一定是去上學了。

男孩B：上學？上什麼學？

男孩A：飛鼠嘛，當然是夜間部啊。

男孩A走到旁邊另一棵樹，想尋找其他樹洞。

男孩A：我kama說，飛鼠是夜行動物，他們都會聚在一起學要怎麼活下來，這就是他們的夜間部。

男孩B：不要騙喔，飛鼠怎麼上課？

男孩A：我kama才不會騙人。他是全村最厲害的獵人，森林裡的動物他都知道！

男孩A秀出他衣服裡的野豬獠牙項鍊。

男孩A：你看，這是我kama抓到的野豬，那隻豬……

男孩B：你講過好多次，那隻豬站起來有一頭牛那麼大，好多獵人想抓都抓不到！你跟你 kama 一起設下陷阱，最後才抓到他的。

男孩A：我 kama 喔，他很厲害，他抓野豬之前，我們找好久，然後才找到他們上學的路。

男孩B：野豬也上夜間部喔？

男孩A：不是，是野豬學校。

男孩A：有一次我們從山上往下看，看到一群野豬，我 kama 一看就知道，最老那隻是校長，老的走路很慢，最後面那隻看看去去的，就是他們的老師，要看他們有沒有走走。

男孩B：真的嗎？那他們在幹嘛？

男孩A：我 kama 說他們在練習摔跤，準備參加野豬的運動會。你在山下有看過野豬嗎？

男孩B：沒有，山下都是車子跟流浪狗。不過去年你 kama 有帶我們找到山羌。

男孩A：唉，如果我 kama 沒有出去跑船，他今年一定會帶我們找到野豬。

男孩A抬頭看著天空，男孩B看看天空，又看看男孩A。

男孩A：平常我 kama 都會跟我在在一起，你說他在遠洋看得到星星嗎？

男孩B：什麼是遠洋？

男孩A：就是很遠的海洋。

男孩B：你說這些星星啊？

男孩A：嗯。

男孩B：這麼亮耶，應該看得到。

男孩A沉默。

男孩B：你 kama 為什麼不繼續留下來當獵人？

男孩A：我 kama 說現在不一樣了，政府把山收起來，不能用槍，也不能打獵，他現在只好去外面工作。

男孩B：我 kama 也說山下工作比較多，所以我們才搬下去的。

男孩A：你會想回來嗎？

男孩B：有時候會，像是被老師罵的時候，我就好想回山上。

男孩A：不過至少你還是跟你爸爸一起住啊。

男孩B：你 kama 什麼時候回來？

男孩A：不知道，我只覺得他已經去了好久好久。

男孩B：噢。

男孩A：我 kama 說他會帶禮物回來，有外國的玩具跟糖果，然後家裡就會有很多錢，他還要幫

vuvu 買摩托車。他很快就會回來……一定很快……

男孩 A 一邊說著一邊揉眼睛，男孩 B 假裝沒看到。

男孩 B：到時候你的外國玩具可不可以借我玩？

男孩 A：好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可以排你第一個玩……

男孩 B：……我好像有點餓。

男孩 A 將野豬獠牙遞給男孩 B。

男孩 A：你聞聞看，有烤肉的味道喔。

男孩 B：好像有耶。

男孩 A：很大顆吧！那時候我 Kama 的手還被他的牙齒劃傷。

男孩 B：野豬好吃嗎？

男孩 A：好吃喔，烤起來很香。說一說我也好餓。

男孩 B：晚上會有野豬肉可以吃嗎？

男孩 A：我不知道，最近都沒有人獵到野豬。

男孩 B：有耶，好像真的有烤肉的味道。

男孩 A：對吧。

男孩 B 用力的聞野豬獠牙。

男孩 A：嗯……欸……那個今天……今天我們都沒看到野豬還有飛鼠……

男孩 B：沒關係，因為他們去上學了嘛。

男孩 A：可惜不知道他們幾點下課，要不然就可以看他們放學了。

男孩 B：反正我暑假都住在你家，總有一天會碰到他們的。

男孩 A：回家吧，vuvu 晚上不知道煮什麼……

男孩 B：欸我們來比賽，看誰先跑回去。

男孩 A：好喔，一、二……

男孩 B：你偷跑！你不要偷跑，欸！

兩人聲音淡出，走至幕後下台。

表演導引

故事背景設定在八〇年代的臺灣偏鄉山區，兩位男主角約為十來歲年紀，扮演者則年齡不限。

男孩A言談中多次提及父親，充滿敬佩。對話裡關於「跑船」、「遠洋」、「政府」皆為父親曾經說過的話，男孩模仿轉述給朋友，但事實上他也一知半解。對禮物的期待，與其說是跟對方炫耀，其實是在說服自己爸爸很快就能賺大錢回家。男孩B將男孩A的思念之情都看在眼中，他用沉默的溫柔化解對方流淚後的尷尬，兩人互動活潑自然且親暱。

故事開頭從找山豬的閒聊，歷經哀傷沉默的思念，到結尾嬉鬧的輕巧，情緒轉折順其自然即可。

劇作家

賴妍延，文化大學觀光系畢業，雙北生活圈，現任電子雜誌編輯，文字工作者，歌詞創作人，動／漫畫編劇。擅長文本改編，曾寫過幼教卡通影集，漫畫作品製作中，歌詞作品：蕭煌奇〈Darling來跳舞〉、李佳薇〈而你還是不愛了〉……等。

2005

《獵人們》〈貓天使〉

朱天心

故事以家裡尚有三批貓的女子小鄭躺臥在大貨車車輪間，為躲在車腹縫隙的小野貓解圍的開場，做為標準「貓天使」的寫照。朱天心想像著那些捕貓人向環保局檢舉陳情，再自行誘捕由環保局將貓安樂死的心態。那是她親身見證所記錄人貓共存與對立的縮影，亦是在人族占盡資源的世界裡，貓族求生的處境與傳奇。

改編構想

改編自《獵人們》〈貓天使〉，開端藉由貓的獨白帶領觀眾進入貓的視角，接著以貓天使的對話述說貓天使們在照顧浪貓的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與難題，繼而將貓天使對待貓的態度與行為以貓作為第一人稱的方式來描述，最後用podcast節目收尾，希望透過此劇讓人類反思貓與人類之間的關係，看見生命與生命的碰撞。

劇本內容

1
說真的，我沒有很害怕死亡，如果不是他們一天到晚怕我會死掉，我其實覺得死掉就死掉，有什麼關係？但他們老是緊張兮兮的，好像我等一下就會死掉一樣。比起死掉，我反而比較怕熱，只要不要太熱，其實去哪玩我都很開心，我是覺得如果在外面玩的時候，很開心的死掉，也沒有什麼不好。雖然我知道死掉難免會有人要哭，可是那不是受傷，會哭是因為我們之間有相愛的痕跡啊！好好跟我說再見就好了，我們有過那些愛就好了。不是叫你們不能哭，只是我都還沒死，不用一天到晚擔心我會死，現在開心的跟我在一起就好。還有啊，不要再問我最喜歡家裡的誰了，我說了喜歡誰，你們又要問我有多喜歡，說了不喜歡，你們又要難過，唉，不要問這個啦。

2
· 昨天在車子下面看到一隻橘貓，兩顆眼睛亮亮的，但死不出來
· 那你怎麼辦？

- 等啊，在旁邊開罐頭等，就不信那麼香他不出來
- 有等到嗎？
- 後來我發現他不是不出來，他是受傷了出不來
- 怎麼會受傷？
- 我就趴下去車底下想說可不可以撈到他
- 啊是哪裡受傷？
- 腿啦，不知道是怎樣被弄出一個大傷口，一拐一拐的
- 帶去驅蟲打針的時候醫生說他應該不到一歲
- 要幫你po文嗎？
- 橘貓應該滿好送的，幫我po一下
- 啊上次那隻黑貓送出去了沒？
- 還沒啊，黑的大家都不喜歡，覺得觸霉頭
- 他個性怎麼樣？
- 超級親人，又很會撒嬌，我實在覺得他很衰，只是剛好是黑色的，就變得不受歡迎，如果是三花應該很快就送出去了，難道貓也有一白遮三醜的道理嗎？
- 真的很奇怪，大家都說什麼種族歧視，白人歧視黑人，我看黑貓才被全人類歧視咧，那送不出去怎麼辦？
- 真的送不出去只能自己養啊，難道你捨得讓他再回去街上嗎？
- 還真的捨不得，街上的野狗那麼多，你知道浪貓如果在街頭生活，平均壽命只有二、三年嗎？
- 對啊，給我們養至少還能活個十幾年，不用吹風淋雨露宿街頭，或是不知道下一餐在哪裡？
- 我前幾天跟朋友去露營，有一隻奶茶色的虎斑來找我們討吃的，看起來很乾淨，可是那裡是海拔一千二百公尺的深山，實在不知道他從哪冒出來的？
- 啊你沒把他帶回來喔？
- 去露營又沒帶誘捕籠，是要裝在哪裡帶回來？
- 他應該會自己好好在山裡生活吧，都知道要去找你們要食物，應該不會讓自己餓到
- 他真的很誇張，第一次見面就給我抱，還趴在我腿上睡到大呼嚕，嘴巴還開開的，甚至我朋友要幫他剪指甲他也給剪，要不是我家已經有三隻了，真的很想帶他回去
- 路邊那麼多貓，你真的要帶帶不完啦！

3

那天在我常去的山頭，看到兩個人類，我對他們喵了一聲，他們其中一個聽到了，另一個沒反應，後來半夜的時候我又在他們帳篷外面喵喵叫，聽到的那個還是有聽到，另一個睡得跟豬一樣。

被我吵醒的那個人類，跑出來帳篷找我，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所以躲起來沒讓他找到，等他進帳棚後我又喵喵喵，還從外面偷打他們的帳篷，他聽得到我卻找不到我，好好玩。隔天晚上的時候，我看到他們在烤肉，實在太香了，我就跑去找他們喵喵喵，你們知道嗎我們只有在跟人類說話的時候，才會喵喵喵，平常跟同類溝通的時候，是不會發出那種叫聲的，因為人類聽到我們喵喵喵就會心軟啊，就會給我們食物，那天他給我兩條肉泥還有一堆肉肉，就是因為聽到我的喵喵喵，喵喵喵是一種手段，可以拿到食物的手段。後來我吃超飽，就在那個人類身上睡著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身上好像有媽媽的味道，他抱著我好久好久，我睡夢中感覺到另外一個人類，拿奇怪的東西在剪我的指甲，可是我真的好累好累，很久沒有好好睡覺了，所以就任由他擺布了。如果可以常常躺在有媽媽味道的人類身上睡覺就好了。

4

Podcast 節目開場音樂。

主持人：今天你說愛了嗎？歡迎回來《有愛大聲說》podcast 節目，今天我們邀請到知名的寵物溝通師瑞希，來跟我們聊聊關於寵物溝通的一切。

瑞希：大家好，我是瑞希，目前是專職的寵物溝通師。

主持人：可以先跟我們談談什麼是寵物溝通嗎？

瑞希：寵物溝通跟人的溝通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人類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使用相同語言的人類能夠輕易理解彼此，可是寵物的語言人類不見得讀得懂，這時候就需要寵物溝通師來翻譯一下毛孩們的想法讓人類知道，讓雙方的陪伴品質能夠更好。

主持人：那瑞希你可以跟我們聊聊，你是怎麼進行寵物溝通的嗎？

瑞希：我通常是請主人提供五張毛孩的照片給我，藉此讓我能跟毛孩連結彼此的意識。在主人開始問問題之前，我會先跟主人講幾個我觀察到的毛孩特徵或是行為的慣性，確認我有沒有連錯隻，一般來說這個環節主人都會被我嚇到，覺得很像在觀落陰，因為我會說出一些主人沒有跟我說過的細節，其實那些都是毛孩告訴我的，例如家裡的格局、方位或是擺設，還有主人平時和他互動的一些不為人知的小習慣。

主持人：那最讓你印象深刻的一次溝通經驗是什麼？

瑞希：應該是一次寵物的離世溝通吧！

主持人：離世溝通？

瑞希：就是那隻毛孩已經過世了，我們藉由寵物溝通去解答主人心中的疑問。

主持人：那真的很像觀落陰欸。

瑞希：可以這麼說吧，寵物雖然形體離開了，但他的靈魂並沒有從這個宇宙消失，如果找得到

他的靈魂，我們還是能夠進行溝通。

主持人：那次是發生什麼事呢？

瑞 希：那隻黑貓被診斷出有白血病，是媽媽在找自己遺失的貓咪時，意外收容的貓，後來因病離開了媽媽。黑貓在離世溝通的時候對媽媽說了這些話：「媽媽，雖然……我不是你最想要的那隻貓咪，但是謝謝你收留了我，因為你，我才知道『心上放一個人，會一直想他的感覺是什麼。』我想那應該就是愛，對吧？媽媽，我會代替那隻迷路的貓咪，好好跟你說再見的，你就不用擔心太多了，好嗎？我們好好說再見。」

表演導引

1. 貓獨白的表演者需要揣摩貓的個性與說話風格，建議可以在心裡想著街上的某隻貓或家裡
的毛小孩作為揣摩的對象。

2. 本劇本採用了新文本的手法，有些段落對角色是開放的，不妨嘗試分組成兩人或三人或自
由設定不同角色（老人、學生與外送店員等）等方式來玩，看會有什麼不同的表演結果。
3. podcast節目主持人的口條專業、語速較快，可設計特別的表達橋段或嘗試用不同語言來
表達，以突顯節目與現實生活的不同。

劇作家

歐陽格格，走跳各方的非典型老師，很愛吃，內建臺南臺北美食地圖。六年前曾在北投的復
興高中邊教書邊當舞台劇演員，近期發覺編劇是件令人著迷又療癒的事。不是貓派或狗派，自認
是動物派，目前育有三隻貓，到處搭訕別人的狗。

改編構想

本篇《情書》改編自朱天心的《獵人們》〈貓天使〉。原著係以人的視角來看流浪貓，包含人類對流浪貓的情感、看法及處置上的矛盾與衝突。與之不同，此劇本改編嘗試翻轉視角，改以流浪貓的角度來看貓天使，反身凝視人類對待動物的觀點，以及其中湧現的情感衝擊。劇本暫時擱置是非對錯的二元價值，選擇以簡單純粹的情感出發，期待觀眾或讀者在動容之餘，自有反思與評價。從此構思出發，劇中流浪貓自由乃以第一人稱「我」娓娓道來牠和朋友們的經歷與心情，及牠對貓天使Star無聲卻深刻的愛、思念與感謝，這封看似永遠無法傳遞的情書，Star卻心有靈犀地接收到了，這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初與最後的一封信書。劇末的開放式伏筆，則留給觀眾或讀者自由想像。

劇本內容

角色：流浪貓自由（成貓）

「貓天使」Star（人類孩童）

Star 媽媽

路人甲

路人乙

流浪貓 A

流浪貓 B

右舞台呈現工地空曠處；左舞台後方為汽車的投影。

自由：很多時候，我不想承認我喜歡上妳。不想讓妳以為妳可以影響我、控制我。我使勁地逃跑。

躲在汽車排氣管裡，無視妳有企圖的循循善誘，還有妳那充滿詭計的輕聲呼喚。

Star：自由，你在哪裡？趕快出來，這裡有你愛吃的魚罐頭。天氣這麼熱，我拜託你出來喝點水，

好嗎？

自由：揮汗如雨的妳總是死纏爛打，而我總是抵死不從，直到看見妳放棄離開，我才躡手躡腳地出來大快朵頤，沒想到妳躲在一旁偷看，還露出得意的奸笑。

Star：好吃吧！幹嘛這麼倔強！你就是不喜歡在人的面前吃東西。那我不吵你囉！我先回家了。

自由：妳的家在哪裡？我的家是妳拿來救我的那只黑色環保袋。我還記得，那一天晚上，我沿路尋找著同伴們所說的那隻，那隻被車輾過的母貓。

左舞台後方出現自由回憶中的街景投影。

路人甲：夭壽喔！死貓仔。

路人乙：死貓仔要放水流。

自由：他們口中嫌棄的死貓，是我的媽媽。我還沒靠近她，還沒見她最後一面，還沒吸她最後一口奶……我的媽媽已經在又冷又臭的水溝裡浮浮沉沉。孤單的我走在雨中，又冷又害怕。

後來，是妳把我放入了黑色環保袋裡，我覺得好溫暖好安全，好像躲回媽媽的懷裡。我記得，那是我們第一次相遇，那也是我第一次聽到妳的聲音，妳啾泣地說……

Star：加油！你不會死！吳醫師會救你的。

左舞台後方出現動物醫院的投影。

自由：康復後的我，眼神充滿敵意，不溫馴也不討喜，發不出可愛的喵喵聲，所以也沒人想收養我。我不知道妳到底喜歡我什麼？妳總會想辦法找到我，想辦法靠近我，妳甚至還會裝模作樣地說……

Star：你以為我喜歡你？並沒有！但我喜歡你黑黑亮亮的毛，還有勾起來的尾巴，好像閃電一樣，酷斃了！

左舞台後方出現鷹架的投影。

自由：大多時候我喜歡躲在工地，望著天空，想像哪朵雲像媽媽，哪朵雲像我，我們緊緊地依偎著，又追逐遊戲著。而妳也總是小心翼翼地攀爬在鷹架上，找到高高在上的我，氣喘呼呼地喊著……

Star：你這麼愛自由，你就叫自由好了！我就是喜歡愛自由的你！

左舞台後方出現草叢投影。

自由：五年來，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妳呼喚我「自由」的聲音，期待妳找尋我那窸窣窸窣的腳步

聲，但又擔心妳攀爬在鷹架上很危險，擔心妳找不到我，擔心妳放聲大哭。但我對這樣的心情也感到恐懼……因為我更常聽到的是我身邊的同伴被人類遺棄或被出賣的故事。

流浪貓 A：你知道小黑出事了嗎？

流浪貓 B：出什麼事？

流浪貓 A：就是那個每天都給他食物的那個叔叔啊，看起來完全是好人的那個！昨天那個叔叔拿了籠子來，裡面有食物，小黑完全沒多想，他開開心心地走進去，結果就再也沒看到他回來了！

流浪貓 B：我跟你講！還有被王家收養的花妹，胖胖那隻，每天都在陽台曬太陽的那隻啊！上週她的主人全家都搬走了，竟然沒帶走她！她到現在都還在陽台等他們回家，我都很想跟她說，花妹，不要再等了，他們不會回來了！

自由：自從上次在排氣管分開後，我已經好久好久沒再見到妳了。這是五年來，妳第一次消失。

我開始想念妳找到我氣喘呼呼的樣子，我想念妳的詭計和奸笑！我想像妳像媽媽那樣擁抱我，摸摸我又黑又亮的毛，而我會忍不住發出「咕嚕嚕」的開心聲音。

舞台中間出現兒童醫院的場景，Star 躺在病床上。

Star 媽媽：用力睜開眼睛，看看媽媽好嗎？

Star：媽媽……我好像聽到自由的聲音……

右舞台出現工地空曠處。

自由：妳在哪裡？妳生病了嗎？妳搬家了嗎？妳的家在哪裡？我可以去找妳嗎？只要我能找到妳，無論多遠，無論多高，我一定可以找到妳，因為我有妳最愛的閃電尾巴！只要我能找到妳，我願意放下我所有驕傲和恐懼，向妳靠近……

燈光漸暗。

1. 扮演自由的演員，以簡單符號表現貓咪的外貌即可，在動作上無須置入過多貓咪的特色，以免失焦。其重點在於自由的獨白情緒與口氣，掌握情感的縮放與轉折。自由是一隻桀驁不馴卻敏感多情的貓，因過往遭遇而缺乏安全感，進而導致對人類疏離，習慣以灑脫、不在乎的行為來掩飾對Star的濃郁情感與思念。從壓抑的情感開始，自由而後遍尋不到Star而終於爆發，最終走向失控。

2. 扮演Star的演員，其重點也在於掌握情感的堆疊。Star最初刻意以活潑俏皮口吻及動作，掩飾對自由的深切關心，只因為不想讓自由產生心理負擔。然而，到最後面臨生死之際，Star終究念念不忘對自由的溫柔掛念。

劇作家

蘇欣華，屏東人，偶然路過進來玩劇本。以詩畫淺唱流年平仄，致安靜簡單的自己！



2010

《山櫻花的故鄉》

里慕伊·阿紀

描寫1960年代堡耐·雷撒一家從新竹斯卡路部落移民至高
雄那瑪夏開墾定居的經過，故事背景正值原住民大規模由
原鄉移居都市的時期，堡耐一家南向的意義除了生活空間
的拓墾，亦是泰雅族人面對現代性的冒險行動與精神探
索。里慕伊曾於八八風災前在那瑪夏進行一整年的田調，
她在書中剪輯了泰雅族的文化與生活，也將泰雅女子的堅
韌性格表露無遺。



改編構想

劇本改編擷取原作的時代背景設定，回望一九七〇年代的臺灣社會，隨著女性生產力與加工出口產業的崛起，是否對生活中的慣習，甚至命運有所轉變。透過《山櫻花的故鄉》細膩的觀察視角，我得以依循作者的文字揣摩不同人物的意識與主張，感受部落傳統文化的榮光與掙扎。

本劇欲提供不同時空背景之下，女性如何面臨未知、如何啟蒙，進行人生的抉擇。透過小人物的對話回溯當時的家庭價值，如果女性有了經濟自主的機運，諸如媒妁之言等大時代下的傳統民俗，或許也有翻篇的機會。

劇本內容

清明假期結束，宿舍走廊人頭攢動，拉鍊工廠全員準備回歸明日的勞動。

女工們彼此談笑，背景傳來烘衣機的低鳴。阿菊大包小包的站在房門外，左手快速翻攪手提行李內袋，掏出鑰匙轉開門鎖。開門後，只見雅外一人蹲踞著整理物品。

阿菊：欸，怎麼先回來啦？不是說明天早上才要下山的嗎？

雅外：喔，我沒事就先回來啦，想說工廠這裡還有很多事情要辦。（看了一眼阿菊）你也拿太多東西了吧？是什麼啊？

阿菊：我們家這次拜拜做的粿啦，等一下一起幫忙吃。啊你晚飯吃過沒？我剛剛在樓下廚房蒸了一些艾粿，還有這袋發糕好像有點壓到，你沒關係吧？

阿菊打開袋子，把食物在桌上排成陣列。

雅外：很澎湃欸！怎麼你每次回家都有這種好康？好羨慕……

阿菊：哪有？其實我拿得還不算多哩，我哥才誇張，阿嬤每次都先讓他選，他拿完整張桌子立刻清空一半！氣死……以後我有小孩一定不會這樣，不管是男是女大家都公平……

阿菊摘下艾板墊著的月桃葉片，開吃。雅外則在旁繼續整理衣物。

阿菊：這次糶蒸得很透喔！你看，我們家也是用狗薑葉子包糶，上次去你家看你姪仔，也用狗薑做鞋子，包著腳跑來跑去實在可愛。欸你，不要再收了啦，快來吃！

雅外：啊！好，再等等我收完這些。

阿菊：你怎麼把所有東西都搬出來了？不是年底才要遷廠嗎？我們還沒要搬吧？

雅外：阿姊，是我還沒來得及跟你說，其實我這次回來就要跟工廠辭職，再下禮拜要搬去高雄了。

阿菊：什麼時候決定的啊？是加工出口區那邊錢比較多嗎？

雅外：不是啦，不是因為工作，是家裡幫我安排結婚，之後夫家就在高雄……對不起啦，好像有點突然……

阿菊：啊？怎麼之前都沒聽你說過？你的對象是怎麼樣的人哎？

雅外：我其實也不清楚，就是教會牽線，給部落的長輩安排，聽說已經來提親三四次——

阿菊：（逐漸咄咄逼人）那他叫什麼名字？

雅外：好像是叫伊凡。

阿菊：做什麼工作的？

雅外：應該就是做一些山上的工作吧？

阿菊：長得怎麼樣？你該不會連本人都沒見過吧？

雅外：（支支吾吾）我只知道他在高雄的三民鄉，家裡在山上也有很多土地……哎呀反正你別問了，我都不知道啦！

阿菊：這是你自己的婚事，你都不關心嗎？什麼都不知道，你不會問嗎？

雅外：我一個女孩子怎麼自己開口問呢？況且這是長輩的決定，我也沒什麼自己的想法。

阿菊：（擔憂）難道你都不怕嗎？我媽常說：「花莫亂採，嬌莫亂貪，亂婚亂嫁苦一生。」你嫁過去那邊，離娘家那麼遠，萬一被人欺負怎麼辦？

雅外：（故作輕鬆）阿姊，你別想那麼多啦！長輩也都打聽很久，不會隨隨便便幫我挑選夫家的。

阿菊：你怎麼知道？

雅外：吼……想想看你那些姐妹，不是都嫁得不錯嗎？過年過節可以回家走走，還有好吃的糶可以打包帶走。

阿菊：那萬一，這個人你根本不喜歡呢？

雅外：我沒關係啊，反正只要配合他們的安排，我過去之後就可以很輕鬆了，不用再打拼，以後人生也有依靠。

阿菊：（吃驚）就這樣？你就這樣決定要離開工廠，去跟一個你不認識的人過下半輩子嗎？（突然正經嚴肅）我覺得你會後悔。

雅外：哎呀！結婚不是一件喜事嗎？你就替我開心嘛，好不好？

阿菊：但你是打拼過來的，你都快升領班了，廠長這麼看好你，你難道要辜負大家嗎？

雅外：（反駁）工廠裡也越來越多女工後來跑去結婚了啊！以前住隔壁的麗婷都已經生兩個娃了。而且工廠那麼多人，又不缺我一個。

阿菊：（急躁）你聽不懂我想講的嗎？那你之前說的那些呢？你不是要開自己的裁縫店？之前說要拿標會的錢買縫紉機，還有去日本學做衫，你都不記得了嗎？

雅外停下手邊動作，低頭不語。

阿菊：你不要騙自己了，你到高雄之後能幹嘛？難道你真的甘願為了結婚放棄現在好不容易才有的生活？

雅外：（委屈）我有什麼辦法？你明明知道，小時候家裡不讓我讀書，十四歲就來做工，每個月還要寄錢回家，哪有機會替自己做主？

阿菊：你可以的，你這麼年輕，還有其他選擇，千萬不要就這樣草率一生。

雅外：（哽咽）我真的有選擇嗎？在這邊用講得這麼簡單——

阿菊：（不耐煩）你寄回家的錢都讓你哥買房子了，難道還要繼續犧牲自己的時間嗎？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要為自己做一點事？

雅外嗚咽起來，淚眼婆娑。

阿菊：（慌亂）對不起啦……我不是要怪你，講這些只是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是說什麼女孩子要找到好歸宿才是幸福，我倒希望你是在做的事而幸福。

雅外：（不自信）我知道啦，只是在想，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工廠女工，也不一定有機會出頭……阿菊：雅外，你跟他們不一樣。你學得快、手又巧，對未來充滿想像，這些都是你的長處。老實說，工廠的大家都很羨慕，因為你絕對有能力為自己開創機會。

說完，阿菊從床鋪下撈出一個信封，塞進雅外的手心。

阿菊：你拿著。

雅外：這是什麼？

阿菊：你對自己的寄望不該停在這裡，你先拿去用，以後再還我就好。

雅外：（吃驚）不行啦！這是你辛辛苦存的錢，我怎麼可以就這樣用掉？

阿菊：不管，你拿著，這錢就給你自己選，看你要回家還是去臺北——

雅外抱住阿菊淚流不止。

雅外：我捨不得你……

阿菊：不用擔心我，等等一起幫你整理行李。你明天就出發吧！等你發達了，忙歸忙也要注意身體，有空的話再回來看看我們。

雅外：謝謝、謝謝姊……我一定會好好做的。

表演導引

全劇對話由兩位情感親近的角色構成，讀者在閱讀時可想像兩人過往朝夕相處的積累，以及

在雅外告知將遵照家中長輩的指示遠嫁他鄉、放棄事業時，阿菊的不解與訝異；亦可揣摩雅外面臨重大抉擇的心境，是否在一開始對家裡妥協了，想盡各種理由說服自己，卻無法麻痹自己的不甘？這之間的前後轉折是如何觸發的？

表演者在投入角色之前，可額外研究關於當時的社會規範，思考女性面臨的處境，以更融入角色內心。若是事先對不同的文化習俗產生理解，也許更能發掘角色的困頓、同理其承擔的性別角色責任。或許在順應社會之外，更多的是奔赴理想未來的渴望。

劇作家

邱奕潔。忽然有一天就可以開始創作了，神奇的能動性啊！現職為時下非常流行的 Web 3 網頁設計公司專案管理，在每日 hustle 中不斷思考個人與社會的流動。如果能夠孵出絕妙想法，明年真的很想做做看數位內容。

山櫻花的故鄉

蔡憶琦

改編構想

這是一本很特別的小說，主角堡耐一家在新竹的部落裡發生許多故事，之後舉家遷徙到高雄開墾定居的經過，都值得細細品讀，書中家人間的互動，也常讓人會心一笑，而幾隻獵犬在書中的畫龍點睛的表現更是值得推薦，也讓人對於原住民文化有更多了解。我在閱讀完這本書後，對於書中許多情節都滿有共感的，其中改編為劇本的這一段故事最讓我感動，獵狗們在堡耐的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有哈勇的重磅回歸，卻同時有撒韻的壯烈犧牲，彼此間碰撞出許多火花，而守護大家存在的山櫻花，偶爾綻放，偶爾凋謝，如同人們生活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都只能選擇向前看，沒有倒退的機會。退伍後的哈勇，面對爸爸開墾的邀約，勇敢允諾，而未來又會給他們多少挑戰呢？誠摯推薦大家可以去找書來看，書中還有更多有趣的故事，也有許多值得

探討的議題。

劇本內容

註：尤命、撒韻、Kuro 的表演形式以戲偶方式呈現。

哈 勇：（一邊懷念著故鄉，一邊往回家的路走著）哇！樹上結了好多果子。（哈勇看見兩隻狗，向他衝來）

小 Kuro：汪汪汪！汪汪汪！（大聲且凶猛的吼叫著）

尤 命：汪汪汪！汪汪汪！（大聲且低沉的吼叫著）

尤命正準備跳起來攻擊時，哈勇喊了他的名字，尤命認出他來，因此轉而高興地狂搖尾巴。一旁的小 Kuro 莫名其妙的低吼著。

哈 勇：尤命！你不認得我了嗎？我是哈勇啊！撒韻呢？這一隻小可愛又是哪裡來的啊？（伸手摸了摸尤命的頭）

在廚房忙碌的阿慕依聽見狗兒狂吼，洗了洗手，一邊在圍裙上擦乾，一邊走出來查看。

阿慕依：是誰啊？尤命？Kuro？（阿慕依在門口左右張望了一番，才看見哈勇在兩隻狗兒的簇擁下回來，阿慕依高興地笑了起來）

哈 勇：媽，我當兵回來了！（兩人邊聊邊走進屋，兩隻狗兒在門口休息）

阿慕依：哈勇，原來是你啊！我跟你說，旁邊那隻小黑狗是Kuro，之前伊凡從鄰居巴尚那帶回來的。

哈 勇：我想說怎麼沒看到撒韻，原來是弟弟帶回來一隻小黑狗的。媽！這麼久不見，大家都好嗎？

阿慕依：好啊！我們都很好！撒韻陪你爸爸到山上打獵去了。

哈 勇：媽，那些櫻花樹都結果了呢！現在摘下來吃應該很甜！

阿慕依：說到這個，你妹妹前兩天才爬到櫻花樹上去玩，抓了一個果實放到嘴裡，沒想到被蜜蜂咬了一口！嘴巴又紅又腫，哭得不停呢！

哈 勇：妹妹還好嗎？我有帶禮物要給她呢！

阿慕依：早就好得差不多了。比黛，快來，看是誰回家了？（阿慕依向外喊了喊）

比黛提著花籃從外頭跑進屋裡。她看著這個好黑好大的哥哥，一臉好奇，不發一語。

哈 勇：比黛！妳長這麼高了啊？（哈勇捏了捏比黛可愛的小臉）

阿慕依：比黛，他是妳的哥哥哈勇，快去看看哥哥帶的禮物。

哈 勇：比黛，我幫妳買了一個洋娃娃喔！

哈勇把背包打開來，拿出一個漂亮的娃娃，比黛眼睛和嘴巴都張得大大的，從哈勇手上接過娃娃，高興得只會傻笑了。

比 黛：謝謝哥哥。我要來幫她取一個名字。要叫什麼好呢？

幾人興奮的聊著，這時堡耐從屋外走進來。哈勇將父親背上的獵具接過來扛在肩上。兩隻狗兒也從門口進屋來。

堡 耐：哈勇，你回來啦？怎麼變得這麼黑了？

哈 勇：爸，我退伍回來了！變黑看起來也比較帥啦！

比 黛：爸爸！你看！哥哥買給我的洋娃娃！（比黛拉著爸爸衣角撒嬌地說）咦？爸爸，撒韻怎

麼沒有跟你一起回來？

阿慕依：你這次怎麼這麼快就回家了？不是說要多待幾天嗎？

堡耐：因為撒韻被百步蛇咬死了，我就想乾脆今天回家算了。

阿慕依：啊呀！撒韻死了？怎麼會這樣？

比黛完全不敢相信，緊緊抱著還包在塑膠袋子裡的洋娃娃。

比黛：爸爸！撒韻呢？撒韻在哪裡？

堡耐：比黛乖，撒韻去當小天使了！（堡耐安撫地摸了摸比黛的頭）大概是凌晨一兩點時，撒

韻突然衝出獵寮，牠的肚子被蛇給咬了一口。

比黛：然後呢？撒韻怎麼了？（比黛拉著堡耐的衣角）

堡耐：撒韻在地上一直打滾哀號，我只能在一旁陪著牠。在牠斷氣後，我挖了一個坑，把牠埋葬了。牠平常跑得快又跳得高，是一隻真正的好狗！

堡耐笑了笑，右手在胸前比了一個狗兒跳過障礙的姿勢（舞台另一側，撒韻出場，做出跳躍的姿勢，接著漸漸地離開舞台，離去時不斷地回頭望向一家人。）人人點頭表示認同，但同時也流露出悲傷的神情，為撒韻的離去默哀。尤命在一旁發出悲傷的低吼聲，阿慕依摸了摸尤命的頭，

安撫著牠的情緒。小Kuro蹭了蹭尤命的臉，好像是在安慰牠一般。

阿慕依：今天是哈勇回來的日子，我們就別再說這些傷心的事。

堡耐：說得對，哈勇，退伍回來有沒有什麼計畫？

哈勇：我還沒想好要找什麼工作。

堡耐：既然如此，那就和我一起去看高雄三民鄉開墾吧！

哈勇：好啊，我願意去開墾。

堡耐：真是太好了！到時候再讓我看看你狩獵技巧有沒有進步。

阿慕依：那你們父子出發前，我們找時間一起上山去看撒韻吧！

幾人說說笑笑進了飯廳，而尤命和Kuro在門外張望，哈勇摸了摸兩隻狗的頭。

哈勇：真沒想到挑戰這麼快就來！撒韻，在天上也要看著我們喔！

夕陽餘暉下，兩隻狗分別發出低沉的嘶吼聲，為撒韻的一生畫下了句點。

這段故事含了兩個主題，一是兒子退伍歸來，二是獵狗離世，因此眾人的情緒表現需有明顯的區別，先是愉快的面對哈勇的回歸，在堡耐返家後，接受撒韻的死訊時，眾人要呈現悲傷的情緒。而獵犬戲偶的部分，如表演者能有生動的表演會更佳，能為此段故事更加分。

劇作家

蔡憶琦，彰化人，畢業於中文系，卻轉彎在教育界陪伴特教孩子們走一段路。在探索人生過程中，樂於挑戰新事物，自覺面對挑戰如解鎖遊戲關卡，充滿樂趣，極度渴望自由，期待可以在未來找到自己的定位，堅定的往前邁進。

2018

《等路》 〈等鷺〉

洪明道

〈等鷺〉為洪明道短篇小說集《等路》的其中一篇，故事從碩士生研究黑面琵鷺遷徙行為的旁觀角度，側寫民間以「媽祖婆指示」為名，欲開闢一條新的馬路，穿過黑面琵鷺棲息的濕地從村裡通往村外，對比著故事主角堅勇伯將自己黏坐在濕地裡的黃昏以快門追逐候鳥的身影，村民期盼的是新路將帶來人潮與錢潮的可能。最終，「等鷺」的堅勇伯唯有釋懷，將「等路」（台語發音同「禮物」之意）轉化成對人與土地的祝福。

送蛙禮物

陳柏亨

182

改編構想

改編自洪明道老師的《等路》〈等鷺〉，拜讀完原著讓我印象深的就是「堅勇伯的眼神裡看到什麼？」從這開始慢慢地思索「編劇我」在意的是什麼？這過程就像是在省思自我，省思我自己怎麼面對家鄉的逃避與愧疚，卻又時時關心家鄉的一切；省思我自己怎麼看待傳統與革新，卻又遲遲無法給予正確註解；省思我自己個性的任性與責任感，卻也難以平衡心中的矛盾，這些造就出了《送蛙禮物》。

於是我拉出一個平行世界，這個世界裡出現四個角色，都是澤蛙，他們的天敵與信仰同時都是黑面琵鷺，我想藉此拉大角色之間的矛盾和選擇。

• 蛙伯因老婆離開之後，就瘋瘋癲癲的，但還記著老婆跟他說過黑面神的幸福故事。

- 蛙長是議長代表，有個送至外地剛回來的兒子——蛙兒。
- 蛙兒看不慣父親，卻也不會表態，喜歡蛙伯的生活態度。
- 蛙露被選為祭品要奉給黑面神。

這四個角色在祭祀的過程中發生衝突，他們會怎麼解決衝突，而蛙伯看見了什麼？又會做出什麼選擇？

劇本內容

各角色就像澤蛙，有自己的澤蛙聲而產生特殊語彙，這皆可變動。黑面鳥仔與黑面神皆是用台語表達，而「蛙」字皆用華語表達

地點是澤蛙村落，颱風天的傍晚，天空陰暗，小雨，黑面神廟佇立在樹林之中，附近有著巨大荷葉、花草、樹林，而舞台上為黑面神廟的內部，中央有可以擠下兩蛙的祭壇缸，祭壇缸後方就是

183

一扇大鐵門，打開後向外延伸出一個懸崖

雷聲作響，蛙村正準備祭祀活動，蛙兒先走進神廟內準備空的水露球，蛙伯抱著蛙露上場。

蛙伯：遮乎？

蛙兒：對，謝謝蛙伯。

蛙伯將蛙露放置祭壇缸裡，蛙露就像物品一樣，在祭壇缸裡一動也不動。

蛙伯：遮就是黑面烏仔會來的地方。

蛙兒：蛙伯，現在就只有你敢這樣說黑面神了，得走了，不然被「囑一」爸看到，他會生氣的。

蛙伯：「呱」知，再讓「呱」看一下，遮只有恁，閣有成為禮物 (tan-1oo) 的蛙民才會使入來，

當初就是佇遮……。

蛙兒：蛙婆就是在這被黑面神抓走的。

蛙伯：對，「呱」遮會當去到彼个美麗的蛙園。

蛙兒：你是說那個童話故事嗎？

蛙伯：著矣，予黑面烏仔走的蛙，攏會使去彼个婿蛙園。

蛙兒：是這樣嗎？

蛙伯：是矣，一定是按呢，「呱」嘛足想欲去矣，只是黑面烏仔足少來矣，只有逐冬這個時陣才會出現。

蛙兒：蛙伯，別去了，那個才不是什麼……。

外面發出聲響。

蛙伯：害矣，恁老爸來矣。

蛙兒：先躲起來，等等「囑一」想辦法拖住他！

蛙伯：「呱」是能躲去哪？

蛙兒：你不要躲進……

在找尋的過程中，門打開，蛙長出現。

蛙長：天氣怪怪的……你哪會佇遮！

蛙兒：爸……蛙伯幫「囑一」把蛙露抱來這的。

蛙長：那你趕快離開，祭祀要開始了。

蛙伯：再予「呱」看一下，彼當時……

蛙長：不行就是不行，誰知道你會不會擾亂祭祀，蛙婆攏離開外久矣，你該走了！
蛙兒：爸……

蛙長：幹嘛？「囑」說的是實話，現在逐家攏在講你，攏佇厝間間無代誌，才會生一個憂……什麼……閒閒的病！

雷聲作響，蛙長驚覺。

蛙長：都這個時間了，禮物準備好，趕快把十顆水露球放進去。

蛙伯：「呱」嘛來鬥相共啦。

蛙長：不用，趕快回去。

蛙兒：爸，「囑」忘了用水露球。

蛙長：蛙你咧！你就是這麼散，送你出去讀書幹嘛？難怪都被人說是肉蛙。

蛙伯：「呱」這馬出去嘛有真濟蛙咧看，「呱」抑是留落來鬥相共吧。

蛙兒：爸，水管在哪？

蛙長：好啦，伯仔你去拿水管，真的是，總有一天「囑」會被你們搞到瘋掉啦。

蛙伯去拿水管，蛙長、蛙兒把空的水露球拿出來。

蛙長：你啊，你要再精明點，這工作就是要由代表來做，「囑」都幫你喬好了，下一屆大家都會選你的。

蛙兒：爸，「囑」真的不想選代表。

蛙長：不然還有誰能做？

蛙兒：「囑」們在做的這些真的好嗎？「囑」們不就把別人當祭品。

蛙長：噓，別在這對黑面神不敬。這是祝福，這是禮物，只有這樣「囑」們才能安穩過生活。

蛙兒：那為什麼不是蛙伯？蛙伯這麼想去……那個美麗蛙園。

蛙長：那只是傳說，他自從蛙婆離開之後，他就怪怪的。

蛙伯拿著水管回來。

蛙伯：黑面烏仔的傳說是真的。

蛙長：噓，不要對黑面神不敬，黑面神就是黑面神，趕快把水露球裝滿。

接好水管將水露球裝滿水。

蛙伯：這是蛙婆以前俗「呱」講的，「呱」們攏愛到美麗蛙園定居，毋過「呱」們袂曉飛，只會曉跳，所以凡若佇這個時陣，佇高處模仿黑面的靈魂，黑面烏仔就會來帶你走。

裝好三顆水露珠。

蛙兒：喔？

蛙長：別說這五四三，根本沒這回事。

蛙伯：有，自從你外地轉來，就一直咧講改革，結果一堆代誌袂當做，袂當講。

裝好五顆水露珠。

蛙伯：以前你閣真恹滿黑面鳥仔，結果這馬講啥物黑面鳥仔就是黑面神，結果咧？自從這廟蓋

好，黑面鳥仔就越來越少了。

蛙兒：爸討厭黑面……神？

裝好七顆水露珠。

蛙長：「㗎」變了，「㗎」回來就是為了進步，這間廟就是引領「㗎」們進步！

蛙伯：這馬咱攏袂記家己的本分，活的都無像蛙了。

蛙伯弄破一顆水露珠，剩六顆。

蛙長：以前隨時都會被抓走的生活，「㗎」才不要過。

蛙伯：「呱」們攏是為著黑面鳥仔而活的！

再裝好一顆水露珠，共七顆。

蛙長：莫閣相信沒有依據的事。

蛙伯：有，蛙婆就是去矣，他跟「呱」講過。

蛙伯往蛙長丟一顆水露珠，剩六顆。

蛙長：什麼蛙園都是騙人的。

蛙長再往蛙伯丟一顆水露珠，剩五顆，蛙兒見狀開始加快裝水露珠。

蛙兒：爸……

蛙伯：神明祝福才是騙人的。

蛙伯往蛙長丟一顆水露珠，剩五顆。

蛙兒：蛙伯……

蛙長：只要每年貢出一個蛙民，這座廟可以讓黑面神不再靠近，其他蛙民就會平安。

蛙長再往蛙伯丟一顆水露球，剩五顆。

蛙兒：所以……

蛙兒停下。

蛙伯：那按怎莫恰逐家講明白？講黑面鳥仔根本毋是神！

蛙伯往蛙長丟一顆水露球，剩四顆。

蛙長：按呢逐家才會相信矣！而毋是驚惶欲等死。

蛙長往蛙伯丟一顆水露球，剩三顆。

蛙兒：爸、蛙伯……

蛙伯、蛙長：莫吵，肉蛙！

蛙長與蛙伯各丟一顆水露球，剩一顆。

蛙伯：彼毋是等死而是救贖，這是「呱」們的本分。若是「呱」們不再去蛙園，遐會腐敗無？黑面鳥仔會消失無？

蛙長往蛙伯丟一顆水露球，一顆也不剩，驚叫聲，眾人吃驚。

蛙長：來矣，黑面神來了。

蛙伯：水露球？

蛙兒：沒了……

蛙長：怎麼會沒了……伯仔，你真的是掃把星！

大家開始趕緊裝水露球。

蛙伯：你才是生雞蛋的無，放雞屎的有。

水露球一顆。

蛙長：這樣會來不及！

蛙長跑去開祭台後的祭祀門，水露球兩顆。

蛙兒：那該怎麼辦？

蛙長：得把禮物推到最高處。

蛙兒：要是水露球不夠的話……？

蛙長：那黑面神不會發現禮物，直接飛到蛙村。

水露球三顆。

蛙伯：先按呢，趕緊共水露球放入去。

蛙長：按呢無夠……

蛙伯：呱有辦法，推。

將三顆水露球放進祭台，三蛙把蛙露祭台推往懸崖的最高處。

蛙兒：爸，如果「囑一」們不祭祀的話……

蛙長：不要這時候說這種話！緊揀！

三蛙將祭台推到最高處，蛙伯隨即跳入祭台，將蛙露抱起。

蛙伯：失禮啦，蛙露。

蛙伯抱起蛙露，想將蛙露變得更為顯眼。

蛙長：你咧創啥？

蛙伯：按呢著會使予黑面鳥仔看著矣。

蛙長：快點下來！「呱」們再進去裝水露球就是了！

蛙伯：已經袂赴矣。

驚叫聲，蛙長嚇到。

蛙兒：蛙伯！

蛙長：蛙兒，快躲到神廟裡！你嘛較緊落來！

蛙伯：當初「呱」看著蛙婆和黑面鳥仔，佢飛到「呱」看袂到的所在，「呱」嘛足想欲去，啊毋

過「呱」毋敢，「呱」無黑面的靈魂。這改該予「呱」飛出去矣。

蛙長：你別傻了。

蛙伯：「呱」知影，以後一定有蛙發現，黑面鳥仔毋是神明，可能哪一工進步會乎咱無閣驚畏黑

面鳥仔，毋過到遐一工，進步嘛會毀滅「呱」們吧？

蛙兒：蛙伯，「囑一」跟你保證絕對不會有那一天的。

蛙伯：好，「呱」就當作這是你乎「呱」的禮物（tān-lōo），「呱」等你。

驚叫聲，蛙長想將蛙兒拉近神廟。

語畢，一道巨大黑影飛過，雷聲作響，以及最後一聲驚叫聲，蛙伯與蛙露消失，蛙兒起身望著遠方。

燈暗。

表演導引

1. 需要注意要如何動物化，而且比例要多少，而不只是全比例的人類，可以從外在的——肢體、表情、聲音……，或者內在的——習性、行為、想法……等等，來揣摩動物化的狀

態。

2. 可以揣摩各角色使用的語言比例，這也代表各角色生長環境的不同，或者對待世界的想法不同。

3. 整體節奏很重要，可以多多嘗試不同節奏。

4. 去同理角色。

這劇本偏寓言，或有點魔幻，或是一種奇幻，不管是什麼，都是我這個編劇腦袋想的，最重要的是你們怎麼想，接下來就是你們的詮釋，不用管我，盡情玩吧。

期望你們能盡情地玩耍，不要被文字框住，不要被原本的人類模樣給限制住，不管是要寫實還是魔幻，不管是要荒謬還是嚴肅，不管是外表像人行為像青蛙，還是整個肢體像青蛙，但是其實本質是人，都可以，只要感覺到好玩，而且想玩就好，之後再去想怎麼「共同玩」出來。

劇作家

陳柏亨，目前在南部劇場界打滾，大部分在高雄的兒童劇團擔任演員，與夥伴一起創立聚炬創作體劇團。擔任過導演、演員、戲劇教師，這是首次擔任較為正式的編劇，中二的我總是會在某些時候進入腦中的幻想，所以藉著這次的機會，期望用不同形式地呈現出自己腦中的奇幻世界。

我有看到你的鳥仔腳

陳盈達

改編構想

想要有一條通往大海的馬路，這是最初的想法。既然是《等路》，那我們就來蓋條馬路。時間從會議決定蓋馬路之後開始，從人與自然開始不能和平相處開始。試圖創造各種不對等的對話或是對應，例如：寡言的老人 vs. 健談的年輕人、神 vs. 神秘的黑面琵鷺、海 vs. 海市蜃樓，強調人們其實沒有什麼在聽或感受（彼此或是大自然）給的訊息，然後也不願意承認，很多感覺是感覺不到的，很多重要的東西是沒有重量的，所以人類只好大聲說出來，以證明「我在意」，只好標記出來，證明「我看得見」。但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在說時無法聽，我們在標記時，其實根本沒有抬頭看。總之，只是想提醒跟我一樣驕傲的人類們，如果有一天黑面琵鷺不來了，絕對不是我們拋棄黑面琵鷺，而是我們被黑面琵鷺拋棄了，柏油路只是讓人類不會再踩到泥濘的泥土，但

海茄冬的根卻緊緊地抓住這片土地。

劇本內容

這裡是臺灣南部的沿海地方，上舞台是臺灣海峽，一條馬路穿過舞台衝向海洋，馬路的另一頭是天后宮。海岸線與天后宮的中間有一處旅遊借問站兼賣文創商品，目前是網紅打卡熱點。時間是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

廣播：麥克風 (mai-ku) 試驗，逐家按呢聲音有聽清楚沒。這真正 pro，(大聲) 借問站那邊不要摸飛喔，我等咧就會綴摺境隊伍過去。那個紀念品會記得補喔！等一下人潮會很多喔！廣播沒有切掉，偶爾還是會聽見稀稀疏疏一些聲音。

小路：等咧是等咧，這馬遮就沒人是耍準備什麼？這個鳥地方連鳥都沒有，還人哩。(小路開始整理文創商品) 阿伯，你甘知影這是啥物？(勇伯沒有回應)

小路：(念商品上的介紹) 雙黑面面具，給你最在地的祝福。(突然進入店員模式) 你好，歡迎光臨，你現在手上拿的是我們的文創紀念商品——雙黑面面具，戴上面具在我們的完美拍照區拍照，保證平安又福氣。我們還有專業攝影師幫您拍照，需要的話請找門口那個阿伯喔！

勇伯還是沒回應。

小路：阿伯啊！你也共我應一聲。這樣工作氣氛很差耶！

勇伯：有啊。

小路：OK。(再次進入店員模式) 我們的面具呢？其實還有一個隱藏版的鳥嘴造型的。為什麼會有這個呢？我也不知道。你們可以問問外面的阿伯，他是資深在地人。

勇伯：出聲了。

小路：蛤？

勇伯：你聽，有聽到嗎？

廣播：(片刻停頓，廣播突然大聲) 彼个小路呀！我拄才有傳 LINE 予你，是一个彼个

A P P 的連結，你先下載，我等咧過去欲用。靠邀啦！原來我拄才都沒有掛喔！（掛上廣播）

小路：阿伯，你是順風耳喔！還是有第六感，這樣也聽得到。

勇伯：無啊！聲無了。

小路：關掉了，不然剛剛這樣嘶嘶嘶。很吵。嘶嘶嘶嘶。

勇伯：又閣有了。（勇伯拿起相機尋找）

小路：阿伯，是我在嘶嘶嘶嘶。

勇伯突然按下快門。

勇伯：你有看到無？拄才頭前彼个最佳拍照區有一隻經過。

小路：一隻啥？我沒看到。

勇伯：無彩，翕得毋好。

小路：沒關係啦！等一下人就會刺刺刺。你會拍照拍不停啦！我會補貨補不完。

勇伯：咦，不是翕到一隻，哪會看起來假那一個人。（勇伯低頭看剛剛拍的照片）

小路：（小路使用手機）是說，阿伯呀。你們幫遊客拍照居然用這麼好的相機，有點浮誇。但是
屌。

勇伯：我的相機不是為了翕遊客。

小路：那就更屌了，你們村子整的都超屌。（指最佳拍照區）填海造路就為了這個 view。然後
搭配媽祖生把這裡捧成網紅拍照熱點，一年就只要賺這一天。爽的勒。

勇伯：我不是干焦這天在翕相。

小路：我知道啦！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瘋媽祖也三月而已。你們的投資報酬率很高耶，阿伯你知道
什麼是投資報酬率嗎？

勇伯：（大聲）我翕的那個沒有價錢啦！

停頓。

小路：（小路手機發出鳥叫聲）才剛安裝好，這個鳥 A P P 叫屁叫。

勇伯：（陷入思考）這個聲？你手上這是啥？

小路：這就是你們村子最新產品，雲端媽祖——看看你與媽祖的距離。

勇伯：雲端媽祖？但是它剛剛是在叫鳥仔聲耶。為啥物？

小路：阿伯你才是在地人好嗎？我只是個工讀生我不知道啦！反正它剛剛顯示說媽祖顯靈了，這
很有噱頭。

小路拿手機靠近勇伯。

勇伯：地圖頂頭彼個一點一點的是啥？

小路：媽祖。

勇伯：媽祖？

小路：是呀！你們天后宮主委說這裡靈氣重又靠近海邊，加上廟裡面香火很旺。所以只要有感覺到媽祖出沒，就會在地圖上標記出來。

勇伯不可置信的拿過手機看。

小路：（看著勇伯）騙人的啦！

勇伯：蛤？

小路：最好媽祖是會被搜尋到的啦。阿伯，你不要誤會，我們家也是拜媽祖的。但是這種東西實在太扯啦！我覺得就只是一種噱頭啦！

勇伯：可是它真的有一點一點的，你看。（頓）神明的事情應該是袂烏白來。

小路：阿伯你認真想，這裡也才一間天后宮而已。哪來這麼多媽祖。除非全臺灣的媽祖都跑來這裡啦，是怎樣大家都不甘寂寞喔。

勇伯：媽祖生呀，大家鬥陣慶祝較熱鬧啦！ㄟ，你看，那邊本底有一個點，現在無去了。

阿鳥上場，穿著熱褲搭配黑長襪，戴著黑色口罩，背著白色後背包，圍了一個黃色絲巾，站在旁邊看著兩人，歪頭。

小路：這樣可能是表示說媽祖放棄我們了啦！或是臺北的媽祖先回家了，不知道媽祖是直接飛回去還是要坐高鐵。（笑）

勇伯：你較正經咧，莫烏白講話。等咧神明生氣。

阿鳥：呱。（發現勇伯，開心的聲音）

兩人專心看手機尋找其他點，沒有注意到阿鳥，沉默片刻。

廣播：甘有在偷懶（廣播大聲，三人嚇到），借問站那邊！羗境隊伍現在要過去了。Stand by。

阿鳥：呱。（害怕的聲音，稍微離開）

小路：靠天啊，主委是不知道廣播是全村都聽得到的嗎？把廣播當電話用。

勇伯：無去了，拄才的點全部都無去了。（勇伯專心看手機）

小路差點笑出來，勇伯看了小路一眼，小路略為收斂雙手合十。

小路：媽祖剛剛都是開玩笑啦！現在認真了，請媽祖不要放棄我呀！放棄那些有錢的笨蛋就好，尤其是分不清楚廣播跟電話的人，雖然他們會付我錢。（笑，突然發現阿鳥躲在旁邊）抱歉沒有注意到你，你好，歡迎光臨。

阿鳥：那個？

小路進入店員模式。

小路：妳要拍照還是要買紀念品。

阿鳥：我，想，要……。

小路：還是你要拜拜，這邊只是賣文創商品的。

阿鳥：啊啊啊，阿彌陀佛。

小路：喔！你要拜拜喔！天后宮要沿著馬路走，沿路都有指標啦！

阿鳥：（搖頭）不是不是，我想要（手指勇伯）。

小路：（走向勇伯）勇伯呀，你有認識那個小姐嗎？她一直在看你。你親戚喔！

勇伯：（撇一眼就隨口說）毋捌。

阿鳥：怎麼沒有用。林姊姊說只要對臺灣人說阿彌陀佛，什麼事就都可以解決呀。（低頭默念）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小路：那位低頭族阿伯，可以麻煩你關掉APP然後放下手機，看一下那個一直念阿彌陀佛的

妹妹嗎？

勇伯：（放下手機，走向阿鳥）妹妹呀！阿彌陀佛，你是要做什麼？

阿鳥：阿彌陀佛真的有用。呱。你。（手指勇伯）我，Happy。（手指自己）

勇伯：啥？

阿鳥：（手指勇伯）你已經認識我了，但我，想要認識你。我，Happy。

勇伯：我，你……。你是在說什麼？

阿鳥：你，可以繼續拍，我，Happy，嗎？

勇伯：你……。（勇伯疑惑的看著阿鳥）

停頓。

小路：（店員模式）你拍照喔！當然可以呀！拍照確實是蠻Happy的啦。勇伯請不要發呆，勇

伯請準備。

停頓。

小路：（大聲）阿伯。人家要拍照啦！

勇伯：好好好。（勇伯恢復動作，將手機還給小路。拿相機）
小路：勇伯很棒喔！請繼續保持。小姐，拍照是這裡的福利，免費的，不用認識攝影師也可以拍啦。

阿鳥：我就是想認識。呱。

小路：也是可以啦，他是勇伯，攝影師。我是小路，工讀生。請問你是？

阿鳥：我，Happy。鳥。呱。

小路：鳥？幹嘛這樣，叫Happy不鳥呀。英文名字很Fashion。（阿鳥歪頭）你很興奮吼！第一次被拍嗎？（阿鳥搖頭）小姐妳要不要戴文創商品一起拍照。這是雙黑面面具，戴著拍更會被保佑喔。（手上拿著鳥嘴造型面具）

阿鳥：好醜喔。呱。（轉身向勇伯）

小路：馬上不Happy。

阿鳥：這就是拍我的東西嗎？

勇伯：是啦！妹妹，你去站在那個位置。

阿鳥：呱。（距離鏡頭很近，然後突然笑了一下）

勇伯：妹妹，那邊啦！那邊才是最佳拍照區。

阿鳥：（正經地說）我，Happy。我覺得我的腳很好看，要拍好看一點喔。

勇伯彷彿想起了什麼，瞪大眼睛盯著阿鳥。

小路：小姐，你真的不要戴面具嗎？我覺得搭配起來會更好看喔！

阿鳥對小路臭臉，然後雀躍地跳到最佳拍照區。

小路：本日業績為0。

勇伯：（視線移至觀景窗，突然大叫）你……。

小路被聲音吸引。走靠近勇伯，手上還拿著鳥嘴造型面具。

勇伯：終於等到妳了。

小路：攝影師阿伯，本日業績1。

勇伯：為了妳，要我等多久我都甘願。

小路：阿伯你太謙古了啦！就算沒有人要拍照，也不是我們的錯啦。不要太大壓力。我們都只是來打工的嘛！

勇伯：我要把照片拿去印成明信片，然後放在這裡給大家看，要送也可以。

小路：這種推銷自己的方式也太直接了吧！

勇伯：我不是那個意思啦！我……。

小路：不然是什麼意思。阿伯你突然很來勁，很奇怪耶。

勇伯：沒有啦！我……。

小路：敢講你煞到剛剛那個妹妹。不可以喔！不可以色色喔！

勇伯：你到底是在烏白說啥物啦。

小路：我是開玩笑的。我開玩笑的啦！你很不幽默耶。

兩人談話的過程中阿鳥已經走至拍照位置，繞境隊伍的音樂也漸入，小路走至遠方看一下。

小路：繞境隊伍從廟那邊來了，阿伯，隊伍等等會經過拍照區那邊喔。

勇伯：好，（招手表示要拍照了）來喔，第一張。

繞境隊伍的音樂越來越大，陽光也越來越大。

小路：怎麼會忽然大日頭。阿伯如果要繼續拍的話，要快一點喔！

勇伯：（勇伯迅速調整相機）來喔，第二張。

小路：阿伯呀，你看，前面還出現那個海市蜃樓耶！馬路好像消失了，現在整片看起來都是海。

勇伯：我看到了，我跟你說這裡原本是海，是我們硬要蓋這個什麼王八蛋路，把海填起來。

小路：阿伯呀！那個王八蛋路應該不是在說我吼。

勇伯：不只海變回來了，我還看到了她在海面上飛。

小路：什麼東西在飛？

大龍炮響起，場上瀰漫煙霧，繞境隊伍上場。

廣播：（麥克風那邊傳來清喉嚨的聲音）恭祝天上聖母聖誕千秋萬壽。祈求家庭和樂，每一個人都是身體健康平安快樂。生意興隆事事如意。一整年賺大錢發大財旺旺旺。

此時手機 A P P 再次發出鳥叫聲。

小路：好多點在我們附近喔！難道真的是媽祖顯靈嗎？

勇伯：原來不是只有妳來而已。這麼多，你們原底都躲在哪？

所有聲音持續，陽光也越來越大。一個瞬間場上安靜，除了勇伯其他所有動作停止。拍照區傳來翅膀揮舞的聲音，一群鳥飛越過舞台，勇伯拍照，拍完之後低頭看剛剛拍的照片，之後場上煙霧散去，陽光很慢很慢恢復正常，大龍炮、繞境、祝禱詞聲音持續。

小路：應該不是我錯覺吧！我剛剛是不是看到？

勇伯：是啦。你沒有看錯。（對遠方）你的跤真正好看。你規個人攏真好看。

小路：阿伯，你可以色色！（笑）

勇伯：我有看到你的鳥仔跤喔。Happy。

小路：（看向手上的面具）Happy？。Happy。（將面具戴上）

海市蜃樓退去的馬路上，最佳拍照區域的地上出現了一株海茄冬的幼苗，繞境隊伍突然在最佳拍照區前停住，神轎彷彿得到神諭開始在幼苗周圍轉圈，隊伍中有人說：媽祖顯靈了，媽祖顯靈了。小路、勇伯兩人往最佳拍照區走去。

小路：人來就好了，還這麼厚禮數。

勇伯：多謝你的等路。Happy。

—END—

表演導引

當初在思考此劇的場景時，是以臺東的金剛大道為藍圖所設想，所以在舞台的呈現上必須要有延伸至遠方的感覺，服裝皆為時裝，而阿鳥的服飾必須有黑面琵鷺的暗示在身上。角色的語言分為三種層次，主委以及勇伯基本上以台語為主要語言，僅有為了配合年輕人時才會以華語溝通，小路是華、台語各半，阿鳥則以華語為主。整體來說，這是一齣有生活感的喜劇，劇中的對話時而快速，時而有一搭沒一搭，也不用一直盯緊對方才說話，記得還要一直持續自己手上的工作喔。這般的分心狀態很符合現代人。如果可以讓觀眾笑著笑著就聞到海水的味道，那就對了。

劇作家

陳盈達，現任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專任助理教授（技）。曾任阮劇團副團長。演員創作經歷：新古典室內樂團《阿嬤的歌本》、臺南人劇團X斜槓青年創作體《半島風聲相放伴》、主磐娛樂有限公司《女人心》、全國電子廣告《我的百變爸爸》、英國愛丁堡藝穗節《家的妄想》、羅馬尼亞錫比烏國際藝術節《馬克白》等。

等。路

陳嘉禎

改編構想

「追不到的東西最迷人」是原著中堅勇伯常說的一句話；而劇本中的每個角色也都擁有一個追尋的念想（里長伯與阿昌期望黑埤里興旺、小鷺追著父親的足跡回到家鄉……），這些角色的追尋象徵著人對生命意義的追尋，這些追尋藏在生活日常的片段裡；如同劇本裡的里民、小鷺，在日常生活中找寄託、找答案。看似主動的追尋卻有被動的本質，《等。路》的「等」來自追尋的徒勞，「路」來自生命的必然。因為追不到而只能等，好似生命中的某些時刻，努力後卻只能靜候那條「路」的到來。

劇本內容

社區運動中心大禮堂是公聽會的會場，靠近舞台的一側有放置兩塊宣傳標語的看板，上面寫著「環評造假」、「圖利廠商」、「把土地還給自然」等標語。舞台正中央上方則掛著國父的照片。

在剛才一片混亂的吵鬧推擠中，阿昌的媽祖神像被摔碎在地上、小鷺的數位相機也被撞摔在地，眾人面面相覷陷入尷尬。

小鷺在一旁氣憤著。

阿昌：阿娘喂，媽祖婆啊！

小鷺：碎了也好，就是迷信——

阿昌：你講啥物痞話啊！媽祖保庇阮世代代佇遮平安無事，你是捌啥？哎唷喂呀……是欲按怎……爛甲糊糊……

小鷺：那他怎麼沒讓我找到我爸？

阿昌：……你爸彼是——

里長伯：（大聲）各位！（眾人靜默）歹勢啦，大家先冷靜一下。市政府代表還在這邊，大家先坐，先坐啦。

眾人紛紛走回座位坐下，阿昌不甘願地把摔碎的媽祖用紅布包好坐回位置。小鷺仍是站在一旁。

代表：……看起來今天的公聽會可能很難有結論，關於大家提出要讓里民給新開的路命名這件事我會再跟長官回報，今天……我就——

代表欲起身離去，被里長伯攔下。

里長伯：代表！你坐。（頓）我處理……我處理……馬上就好。

代表一臉尷尬的坐回椅子上。

里長伯：大家這是在幹什麼，有話好好說嘛。阿昌你……你回去請示一下看媽祖這個怎麼處理，

里辦公室一定幫忙。小鷺……這個相機——

小鷺：就是有你們這種人黑埤里才不會進步，就是這樣我爸才會出意外。

小鷺彎腰撿起相機。

阿昌：你莫含血霧天，彼是逐烏面拈枯逐甲跋落海——

里長伯欲阻止阿昌繼續說，小鷺搶先一步打斷阿昌的話。

小鷺：為什麼不修堤防？為什麼要等媽祖同意才能修？修了我爸也不會掉下去到現在都找不到人。

氣氛再次陷入尷尬，里民及代表顯得不知所措。

里長伯：小鷺啊……這……這事情都過這麼久了……這個相機一定會賠你啦。但這個今天的公聽

會記錄——

勇伯：我說里長伯，不能再像之前那樣了吧。你剛才不是說希望黑埤里大家都 Happy？這樣只有爽到你們，啊我們也是里民誼，也要照顧一下我們吧。

里長伯聽到勇伯的話顯得焦慮。

阿昌：恁田僑仔是捌啥？逐工關心遐的無要無緊的樹仔共山，追彼根本連影攏看無的烏仔。阮

做田人是腳踏實地靠天咧食飯，媽祖就是阮的天。

里長伯：好矣啦！阿昌你減講兩句。

小鷺：我阿爸嘛是我的天。

眾人沉默。

代表：不好意思，今天……我……我還是先離席好了。

里長伯：那個……代表，歹勢啦，今天……讓你白跑一趟。

代表點頭示意後快速離開會場。

里長伯……好矣啦，阿昌，先轉去啦。毋通舞甲遮歹看。小鷺啊……里長伯改天再去你家找你聊一聊啦……今天……今天里辦公室還有事，我……我也先走了。

里長伯推著阿昌走出會場。

一段時間沉默。

勇伯：你果然是因為阿賀仔回來的。

小鷺：你認識我爸？

勇伯：我們是拍黑面琵鷺認識的，叫我勇伯就可以了。阿賀仔真的是對黑面琵鷺非常癡情。

小鷺：是啊……

勇伯：你的相機……

小鷺：機身應該沒事，鏡頭看起來是得換掉了。

勇伯：記憶卡呢？

小鷺：勇伯，你也是懂拍照的人，你說呢？

兩人相視而笑。

勇伯：你跟你爸真是一樣。

小鷺：不一樣啦，我爸愛拍黑面琵鷺，也只拍黑面琵鷺。他說追不到的東西最迷人。我喜歡拍人，尤其是正在動或說話的人，按下快門的時候我跟那些被我拍的人都真的存在過。不像我爸，那些追不到的誰知道存不存在啊。

勇伯：這次回來還要再回美國嗎？

小鷺：短期內不打算回去了。

勇伯：我跟阿賀仔認識的時候才剛開始拍照，有次跟他借相機拍了一張他在等黑面琵鷺的側

影。

小鷺：真難得。他可是一張照片都沒留給我。

勇伯：我跟他說就當借我練習一張。後來他把那張照片洗出來送給我。

勇伯從皮夾夾層中拿出一張相片。

勇伯：來，拿著。

小鷺接過照片。

勇伯：就當作是等路。（頓）祝福的意思啦。

勇伯拍拍小鷺的肩膀後離開。

小鷺獨自一人看著照片一段時間後取出相機的記憶卡，連同照片一起放進皮夾裡。

劇終。

表演導引

試圖找出每個角色的想要及動機。記著沒有全然的好人也不會有完全的壞人，每個角色都是如此，每個人也都是如此。

劇作家

陳嘉禎，生在臺中、長在高雄、最想待的是北歐。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暨財經法律學系畢業。不以上述專業維生，目前正努力成為專職劇場工作者，以編劇、執製小天使、演員為主；夢想是成為一個用文字跟創作養活自己的人。

後記 文選本事

陳昱成

第二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由林孟寰、許孟霖、耿一偉、詹傑、吳明倫、陳彥廷、鄭芳婷、呂毅新等名師進行授課及指導，二十一名學員共完成二十一篇文章，以臺灣動物文學為主軸之改編劇本。

第二屆各階段資訊如下，第一階段工作坊分別於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八月六日及七日在臺文館、衛武營上課，八月八日至十月八日在指導老師的陪伴下，進行六分鐘舞台劇創作，劇本完成後，由臺文館邀請「影響·新劇場」於一一年十二月四日進行讀劇呈現，透過具有豐富劇場編導經驗的呂毅新導演和二十位演員，將學員們的作品轉化作舞台上的實際演出。

本書目前僅有電子版，未正式出版，經原著作者、改編者授權同意可供教師於課堂上讀劇，相關作品如欲正式公開演出，仍應重新洽原著作者同意。

國立臺灣文學館，文化部的附屬機關，也是臺灣首座國家級文學博物館，主要蒐集、整理、典藏與研究臺灣近代文學史料。除蒐藏、保存、研究的功能外，更將透過展覽、活動、推廣教育等方式，使文學親近民眾，帶動文化發展。另設有文學圖書閱覽區、文學樂園等空間，位於臺北市區的「臺北分館」，利用首都的政經地理優勢，發揮文學的跨界潛力、探索新的價值定位。

臺文館館址位於臺南中西區的國定古蹟原臺南州廳，落成於一九一六年，戰後曾為空戰供應司令部、臺南市政府所用，自一九九七年開始進行修復整建工程，至二〇〇三年修築完成，並於同年十月十七日臺灣文化日開館營運，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正式升格為中央三級機構。

眾人的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座落於高雄市鳳山區，相鄰衛武營都會公園，基地總面積九·九公頃，其中建物面積共有三·三公頃。音波式的流線外型與白色波浪的自由曲線，以流暢的弧度滑入地面，與周遭環境巧妙結合。由荷蘭建築師法蘭馨·侯班以衛武營的老榕樹群為靈感設計，樹齡過百的榕樹群，盤根錯節、枝桠糾結，虛實互應的景象，開啟了建築師賦予衛武營具穿透感與呼吸節奏的想像，整棟建築物讓民眾能四面八方、毫無阻礙的走進場館，而由廳院屋頂延伸的通透空間，則是向眾人二十四小時開放的榕樹廣場，民眾能夠自由穿梭其中、自在地活動與休憩。一座無圍欄的藝術中心，不僅有助於氣流流動，也創造了劇場與生活零距離的空間感。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於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三日啟用開幕，積極發展南臺灣的表演藝術環境，成為接軌國際的重要藝術基地。

動物時代——人與動物的共生演繹
第二屆文學劇本改編劇作集

發行人——林巾力、簡文彬

主編——陳昱成

編輯協力——連映涵

編輯委員——陳秋伶、陳巧儀

責任編輯——洪玉盈

封面設計——羅俊驛 Marco Lo

內頁排版——藍天圖物宣字社

作者——何逸燉、李玟伶、林信宇、邱奕潔、邱湘茵、凌士哲、康筠翎、
張育瀚、陳思文、陳柏亨、陳盈達、陳嘉禎、黃上航、黃文毓、
劉允鉉、劉和純、劉紘昕、歐陽格格、蔡憶琦、賴妍延、蘇欣華

第二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
工作團隊

總策畫——林巾力、簡文彬

計畫顧問——耿一偉

國立臺灣文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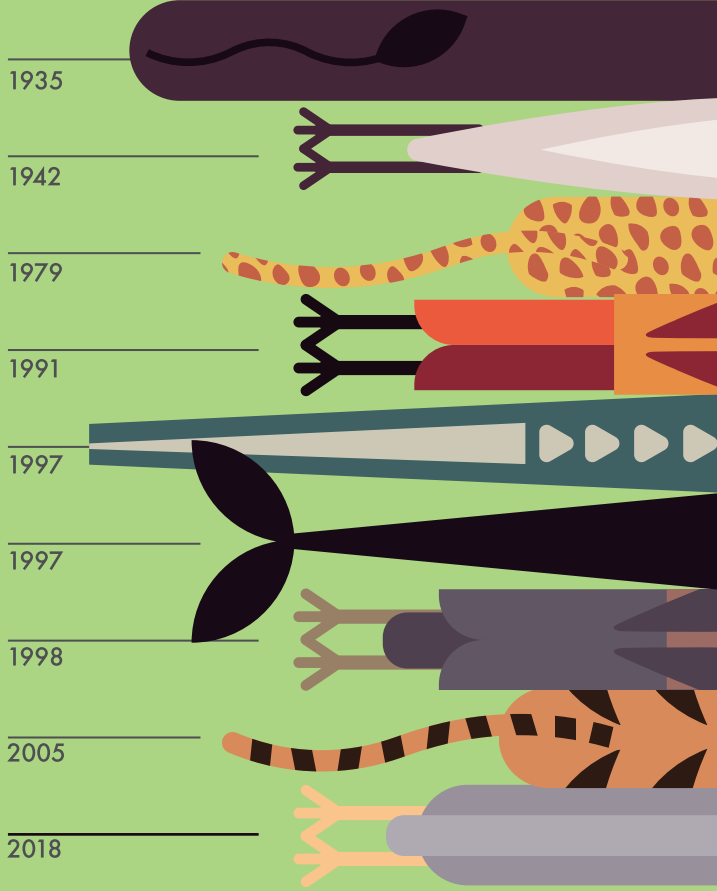
業務督導——陳秋伶

業務執行——陳昱成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業務督導——朱逸群、林娟代、陳巧儀

業務執行——連映涵、朱賢哲



第二屆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劇作集

劇作集所收錄的 21 篇作品，改編自十篇藉「動物」為題的散文或小說，從皇民化時期的官僚陋習、社會變遷下的農村悲歌，寫至近代真假新聞的媒體覺醒；從石虎的早期生態、風鳥傳奇，寫至人貓共存的處境；從山豬與飛鼠的行為觀察，延伸出原住民與萬物共生的獵人哲學。劇作家透過「動物之眼」將平舖直述的文學語言，具象為劇本形式的肢體對話，是一種擬人化的情境轉換，亦是種人與動物的共生演繹。